

小
腆
紀
年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二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鼐

丙申明曾應遴奏江西事

應遴言臣鄉江右自橋頭失守而賊從永破吉插嶺兵破而賊破萍及袁益王走閩中建昌潰於十一月初二日撫州南豐陷於初七日並言贛已失守所奏皆十六年張獻忠陷江西事也而撫臣報尙杳然

徐鼐曰曰奏江西事何罪撫臣也是時海內土崩有踰月間者有踰歲聞者獨江西事歟罪諸臣之泄泄杳杳亦以見裁驛站之害也庸人謀國敗壞豈一事哉

戊戌明兵部得闖賊牒文

自成遣劉宗敏李過率眾二萬為前鋒所過皆破自成得

報曰可長驅矣留李友等數人守西安自率馬步兵五十

萬從禹門渡河復陷臨晉河津澤州諸城垣曲知縣某遣

生員鄉民於稷山迎遞降表賊所下城邑即置偽官移牒

兵部約戰言三月十日至攷曰北畧云每歲正月初八日

年連夕皎月九門不閉每門自城外入者以千百計守者

日何每夕見其入不見其出也賊腰囊數百金大者買將

小者買兵各貪其賄不核也及三月賊至守者脫衣反服

俱平日號衣也見有不反服者即刀砍之迷大潰蓋元宵

賊已萬千伏城內矣蕭按署文以大順永昌年號兵部執

此言未知信否姑增錄之
訊之乃京師人從涿州還遇逆旅人暴病予十金使代投
者兵部以為詐斬之
徐齋曰得賊牒文何駭辭也

明山西逃兵南下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等處路振飛遣兵防河

振飛字見白廣平曲周人也天啓乙丑進士時山西逃兵南下江北震恐振飛遣副將金聲桓守徐州周任鳳守泗州周爾敬守清口令鄉里團練義勇犒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人三月山西全陷福周潞崇四王避賊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南下振飛接之不失其歡焉

徐肅曰書官何嘉之也宇內土崩危疆累卵而能戍卒不叫義士同仇李全之悍未擾淮安韋叡之威屹然重鎮古所云封疆之臣殆其選歟

丁未明工科彭瑄請下蠲詔酌補陷城各官

瑄奏往者逆賊犯楚實由人心惑於三年不征一民不殺之僞示耳又見撫臣李乾德懸示免征亦復踴躍倘皇上大下蠲詔更當何如近傳十六十七年寬赦何如寬之十八年使賊滅後猶有餘力並奇荒赤地通行酌免使老幼奉檄泣下非目前第一義乎武昌破時沿江積屍千里州縣收復原任官戴罪不敢任事選補之臣功名與性命較則輕決不赴何益地方之緩急請陷城各官除開門倡逃外調補無官地方以聯絡人心似爲切要是時吏部奏寇窺渡三晉披靡議復保督重察警厚儲防緝煽惑急練戰謹聯給六事而緝煽惑則責之陝人爲科道官者進士石

隆又言願單騎赴陝北連甘肅甯夏之兵外連羌部募勇
輸餉勦寇立功否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賊不得東渡
明帝悅欲用之李建泰言俟臣西行酌用之乃已

徐肅曰陷城官不罪而官之可乎天步艱難政宜含垢瑣
之言亦權宜策也緝煽惑責之秦士大夫當矣然是時賊
黨充部院掾吏輦重貨賈販都市不啻千百人秦士大夫
胡昏不知也若石隆者欲奮螳臂以當車恃丸泥以塞險
志則可嘉矣亦安見其必有功乎

壬子明劉孔昭弑其叔父萊臣

孔昭之祖尙忠繼妻胡氏生萊臣嫡嗣也應襲誠意伯爵
尙忠卒而萊臣幼孔昭父盡臣以庶子自襲焉盡臣死而

孔昭復冒之萊臣不能無言孔昭誘而斃之

徐肅曰孔昭襲爵矣不爵何黜之也厥後攘臂殿廷訐逐冢宰狼子之禍由家及國春秋之書弑傷王室之衰也

癸丑星入月中

占曰星入月中國破君亡

乙卯明遣李建泰出師

建泰山西曲沃人以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性慷慨負重名善治生家資百萬嘗欲輸財以佐軍止之者曰君行且相柰何以貨進既相而賊已過河明帝憤懣不食臨朝而嘆建泰曰主憂如此臣敢不竭駑力願馳至太原出

私財購死士倡率鄉里十萬之衆可集也明帝大悅曰卿
行朕當倣古推轂禮親餞郊外不敢輕也是日建泰出師
攷曰傳信錄云十六日命輔臣李建泰督師十七日從兵
逃歸云云誤也當作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蓋十六日建泰
揭請出師二十六日始遣將也北畧命駙馬都尉萬焯以
言之甚詳烈皇小識三朝野紀總同
特性告廟明帝臨軒加勞賜龍節一尙方劍一百僚侍班
備法駕御正陽門樓親餞自午門至正陽門外官軍旗纛
十餘萬五府掌印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京營總協
侍坐御席居中御用金臺爵嵌大寶石諸臣用金杯鴻臚
贊禮御史糾儀將軍侍衛樂作明帝親遞酒三杯曰先生
此去如朕親行命內璫爲之挂紅簪花鼓樂導尙方劍出
又賜手敕曰朕仰承天命繼祖宏圖自戊辰至今甲申十

有七年矣兵荒連歲民罹干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親征
鼓勵忠勇選拔雄傑其驕怯逗玩之將貪酷倡逃之吏當
以上方劍從事行間一切調遣賞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真勦真撫蚤蕩妖氛旋師奏凱勒名鐘鼎
建泰拜謝明帝爲之起凭欄目送之良久返駕授凌駟職
方司主事介松年戶科給事中銜郭中傑假副總兵爲中
軍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赦河東分守李正修
罪軍前効用從建泰請也是日大風揚沙占曰不利行師
臨軒時殿梁響聲作建泰肩輿出宣武門數武左駘折請
臣錢於護國寺建泰自言印殺發張如斗同官相與賀識
者知其不祥焉進士程源私謂凌駟曰此行也兼程抵太

原收拾三晉猶可濟也三晉失守無可爲矣丙辰次涿州
總兵王家美兵逃歸者三千人過廣宗以兵不戢爲紳衿
所拒攻破之殺鄉紳王佐管知縣張宏基過東光亦不納
留攻三日破之初建泰恃家財佐軍旣聞家破氣沮日行
三十里遂巡畿內而已

徐鼐曰予觀建泰毀家紓難上表出師意氣可謂壯哉采
薇工歌秬鬯廷錫申甫之榮茂以加茲亮節殊勲實其報
國而乃苟偃之師遷延境上哥舒之拜匍匐賊庭何其懣
也曰遣出師者愧之也

明南京地震

守備太監韓贊周奏也

丙辰明以工部尚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瑜並兼東閣大學

士攷曰范景文邱瑜之入閣三朝野紀云正月二十九日資

治三編亦係之正月明史帝紀作正月丙辰當從之北畧

以爲二月初二日

景文字夢章吳橋人萬曆壬子進士授東昌推官治行高

等擢吏部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逆黨魏廣微同鄉

也景文不一詣其門尋移疾歸周順昌被逮誣滅數千洗

橐代償幾罹不測崇禎初起太常少卿尋巡撫河南乙巳

天清兵南下景文率八千人入援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

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遼州綜理有法

尋以父喪去七年起南京右都御史進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景文定營制簡家丁治樓船練火器池河涿州廬州江

浦之警往援輒有功景文謂非戰無以守非守江無以守
京守陵非守江北無以守江南疏數十上時楊嗣昌奪情
廷臣爭者多被謫景文疏救忤旨除名十五年召拜刑部
尚書未至改工部至是與邱瑜同入閣瑜宜城人天啓乙
丑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屢遷少詹事歷禮部左
右侍郎孫傳庭之出關也瑜謂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
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明帝不能從入閣
未久而京師陷景文死之瑜作絕命詞將投繯而未決賊
擁去掠死

徐蘆曰計六奇謂世之訾邱瑜者以其遲死被刑耳惟是
遺筆在未執之前被執卽城破之日事與願違尤當曲諒

若瑜者縱不得與景文比烈較之陳演魏藻德輩似難同日而語斯亦平情之論哉

己未明晉王求桂奏晉疆危急

闖賊陷明關鄉

明召對廷臣大學士蔣德璟乞罷

德璟字申葆福建晉江人以天啓壬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歷遷少詹事尋擢禮部右侍郎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謂嗣昌倡聚斂之議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不從十五年二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嘗進御覽備邊冊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嘉納焉又言合部運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爲計

畫餉額可足而加派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釐也癸未六月桐城生員蔣臣召對中左門言鈔法可行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戶部侍郎王鼐永亦云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每省發百萬貫以佐各官養廉之需乃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鬻一金無肯應者京商騷然卷篋而去德璟因言民困已極且宜安靜及內寶鈔局請遣各璫催督采取桑穰戶部請以北新關稅銀抵杭嘉湖桑穰銀五城御史請於畿內州縣多方句解鈔匠德璟票擬俱不許帝不憚俱發改票

德璟回奏不聽語詳紀傳至是給事中光時亨疏言練餉

殃民追咎首為此策者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

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次日明史綱目三編俱以光

議南遷時語誤也茲帝不悅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

華殿取時亨疏詰以聚斂小人主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

昌以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對明帝曰朕如何是聚斂只

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

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

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只三萬五千保

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三百

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天山西

兵陝西三邊兵名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明帝曰倪元璐已並三餉爲一德璟曰戶部雖並三餉爲一州縣追比只是三餉明帝震怒責其朋比德璟力辨諸臣爲申救倪元璐以鈔餉係本部職掌自引咎明帝意少解德璟退又言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舊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窮遇賊輒迎臣又私心恨之蓋致外無兵內無民且並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死因引咎出直都給事中孫承澤汪惟效爭

之皆力德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以廷臣連章見
留避嫌具疏辭朝至三月二日得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
去

徐勳曰聞之吳駿業曰明初各邊養兵取給於屯鹽民運
闕支京帑始自正統迄萬曆未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
餉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據德璟所陳
當時蠹國諸臣眞萬死不足以塞責願思宗好諛惡直見
延儒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猥捷便巧德璟不免慙直
口操閩音以此見斥而曰朕非亡國之君卿等皆亡國之
臣實其然乎曰召對乞罷見思宗之剛愎不能用直言也
是月獻賊陷明夔州

獻賊者賊張獻忠也陝西膚施人

攷日本殺寇紀畧彭遵泗蜀碧明史云延安備

柳樹澗人北畧云榆林人與李自成同歲生長從軍隸總兵王威犯淫

掠當刑別將陳洪範來謁奇其狀貌請而釋之同犯者十

七人皆伏法獻忠鞭一百免亡關中為盜

攷曰北畧云獻忠從望師拳殺

同舍生家貲數千金俱盡又逐之或異其貌問之知文而勇收以為子與之延師又毆死兩生逸去竊謂獻忠安能知文此與李自成咏盟之事同為郵儒陋說不足信也崇禎三年陝西城大起王嘉

允據府谷陷河曲獻忠以米脂十八寨應之獻忠身長而

瘦面微黃鬚長一尺六寸慄勁果俠軍中號為黃虎明年

六月嘉允敗死其黨王自用復聚眾三十六營獻忠及高

迎祥羅汝才馬守應皆為之渠自相名目獻忠又號八大

王十月就撫於三邊總督洪承疇明年三月復叛與高迎

祥羅汝才轉寇山西郡邑七年獻忠犯信陽鄧州遁入應山爲洪承疇所逐奔商洛遁蓋鄂間與李自成陷澄城寇平涼邠州旋與羣賊出潼關寇嵩汝八年正月羣賊十三家七十二營大會於滎陽議敵官軍馬守應欲北渡獻忠嗤之守應怒李自成為解乃議分兵定所向獻忠與迎祥自成畧東方始獻忠與迎祥並起自成乃迎祥偏裨不敢與獻忠並及是遂相頡頏顏連破河南江北諸縣焚皇陵已自成以事怒與迎祥棄獻忠西去獻忠乃獨東走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太朴率軍民固守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礮不然大懼有許宦妾某邊妾也善騎射馳告曰木奈礮耳噉指出血灑礮上躬自蒸火礮然賊斃又一巧遇

賊投身水中忽躍起掣一賊入水斃之攻日本某氏太白劍凡七晝

夜不克始遁走掠巢縣殺知縣嚴覺及其妻子舉人陸合

新諸生徐奇死之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以

誘之賊陷坑奔潰死千人賊復裸婦人數千詈於城下少

愧沮即磔之是月戊寅陷廬江在籍御史盧謙舉人張受

舉尹周百戶樊孔學死之遂陷無為州攻日北畧云正月二十八日陷無為

州州逼桐城知縣楊爾銘攻日按明史張國維傳年少有才

賊木牛長梯多毀於礮石徽人黃仙崖又以木為礮貯火

藥謬謂金寶給賊賊爭取之皆糜碎焉賊掠城外一婦有

色賊渠飲之酒婦擲盃罵賊賊縛之橋柱裸而磔之既度

不可攻乃西去攻日以上本汪有與史外及戴田有矛遺錄陷潛山犯太湖知

縣金應元訓導扈永甯死之連陷宿松應天巡撫張國維

聞賊逼安慶率副將許自強等赴援守備朱士允指揮包

文達與其友善槍者石電俱戰死

攷曰本處山錢氏文集及北畧

自強遇

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築石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

霍山而遁道麻城合馬守應走商州會高迎祥於鳳翔已

復出商洛屯靈寶合兵而東總兵祖寬大破之於葛家莊

追至嵩縣九皋山又破之又遇於汝州圪料鎮復大敗伏

屍二十餘里獻忠憤合迎祥自成兵於龍門白沙寬自斷

後士卒殊死鬪賊又大敗乃合羣賊犯江北丙子九年正

月總理盧象昇敗之於朱龍橋羣賊竄擾豫楚散而復合

十二月獻忠駐營應城故示羸城中一僧勇而寡謀率眾

千餘出戰賊棄輜重走衆爭取之賊旋馬突至斬僧縱騎
大殺無遺城遂陷知縣某死之尋圍雲夢不克丁丑十年
正月官軍敗之於黃岡復合諸賊東下烽火達淮揚間道
犯安慶詔左良玉馬燦劉良佐合兵援之賊敗走潛山之
天王古寨良玉不肯搜山北去賊入英山阻險種田爲持
久計遊騎出太湖連斬黃諸賊參將程龍潘可大游擊陳
于王蔣若來等與戰於鄆家店賊多死四月二十七日賊
七營俱至諸將合屯拒賊賊麾數萬騎繞之總兵許自強
乘高舉燎使知救至諸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矢
盡援絕龍引火自焚死于王自芻死可大屍不獲若來雜
馬圍服以免同死者把總武舉詹兆鵬以首觸石死王希

韓力盡死陸王猷爲賊斃割死百戶王宏猷爲賊鋸齒斷
足死武舉莫顯驊唐世龍千總王定遠周嘉皆陷陣死撫
標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達潘象謙李靖先後皆死先
是張國維選才武良家子成此一軍一戰而盡安慶愈不
支按臣張煊乞援於總兵牟文綬文綬偕劉良佐率馬步
九千人於閏四月之十八日破之於掛車河賊皆遁獻忠
入湖廣戊寅十一年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之於鄖西
獻忠假官旗號襲南陽門未啓而良玉至呵問爲何家兵
獻忠倉皇走副將羅岱追及之矢著其額又射貫其左手
中指於弓檠上良玉揮刀拂其面賊將孫可望力格乃免
汝曰孫可望救獻忠
孫某氏難言贖言補逃至麻城良玉一晝夜追至穀城又

破之當是時豫楚之賊十五家總理熊文燦刊招撫令於
通都曰心示諭諸家賊待以不死正月闖塌天劉國能降
於隨州二月馬士秀杜應金降於信陽獻忠所將三千人
皆精卒分四營每營一將主之其一將韓城人薛姓者偏
旨有計謀首輔薛國觀之子姪行也說獻忠以約降取富
貴獻忠天性兇黠好殺然頗感陳洪範救己之恩刻栴檀
爲像每飯必祝之旣屢敗創甚大懼知官軍中有陳將軍
喜曰此豈吾故人邪訶之良是乃飾名姝齋美珠文幣以
進曰獻忠蒙大恩不及報公豈遂忘之也願率所部隨馬
足自効洪範大喜言於總理熊文燦承制命監軍道張大
經受其降巡按御史林銘球分巡道王瑞旃謀於左良玉

八册卷之二
欲俟獻忠至而執之文燦不可獻忠時已入穀城分屯羣
賊四郊舉人王秉真諸生徐以顯爲之具牒以百口保獻
忠無他心所謂韓城人薛姓者走京師出入國觀邸中且
遍見諸權貴自國觀以下多私受其幣不知獻忠之爲賊
矣初新野丁舉人之妹婚於河南在途爲獻忠所得而生
子卽邑紳松江知府方岳貢之虛第以頓其孥方爲守有
清名獻忠移書與之曰使人人不愛錢如公獻忠何自作
賊旣又聘穀城放生員之女弟爲妻改故納降駐兵之王
家河爲太平鎮曰吾欲與殺人同之也制府檄至獻忠捧
手再拜嗚咽流涕自以未能放兵不肯入襄陽具橐韃迎
銘球於舟拜跪有禮節穀士民以爲獻忠誠降相賀於道

文燦初撫海寇得重賄襲故事行之獻忠笑謂其下曰此欲芝龍我也既文燦爲之請官請餉請關防朝議多異同則又怒謂其下曰此欲劉香我也初具軍狀備調道旣三檄之不應楚撫余應桂言於文燦曰獻忠惡已有端可先發擒也獻忠知之則移文郎撫戴東旻曰公等疑我穀城下有河漢河所匯處獻忠立關梁征其稅月數千金陳洪範軍士獲義武營關防於草中請卽以給獻忠不許則益驕要挾無厭乞職銜索月餉請以滬陝廬靈閩五州縣屯馬步兵文燦疏留中不下獻忠性不耐疊几案於營中教其衆猱升上下循環不已數入城詰知縣阮之鈿曰廷議云何之鈿迎其意以緩之旣而所請多不遂則掠於野之

鈿告其營將則曰借餐耳得餉自止又掠及闌闌一城爲
罵之鈿風以禍福獻忠醜詈之有警者王又天監軍張大
經客也善星學獻忠取已與其子干支示之又天再拜賀
屏人謂之曰此貴不可言獻忠輒心動潘獨鼇者應城諸
生與邑紳爭田不平殺知縣以反遂投賊徐以顯者陰請
無賴進獻忠以孫吳兵法造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弩圍
營方陣左右營諸法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會羅汝
才以雙溝之敗亦詣文燦降獻忠與遙爲聲援左良玉謂
獻忠叛形愈著請討之文燦冀以激變分謗故露其事而
留良玉飲宴以羈之己卯十二年五月六日獻忠毀城劫
庫放囚之鈿聞變飲酢未絕賊突入索印不與則揮刀刃

之之鈿死家人出印賊縱火焚衙舍之鈿骸骨爲燼柶林
銘球上書求封襄陽不從遂殺之陳洪範所遣將馬廷寶
徐起祚助防穀城者獻忠脅與俱去王秉真以畏死從獻
忠遂與於亂明經敖某者獻忠老之縱使出獻忠娶敖氏
其族女明經不之知也方岳宗者岳貢之兄獻忠初拘之
索賄既知其無錢而方爲人任俠使氣善飲好談論嘗共
飲方曰無多酌我我好酒狂獻忠笑曰此何害直當痛飲
爲樂耳方以此嘗醉拳毆獻忠背裂其衣獻忠壯之不爲
忤其反也坐城頭驅百姓夷雉堞方遙呼曰張敬軒將軍
救我敬軒者獻忠招降時所以自號也獻忠揮以手曰爾
尙未出邪命開西門放方氏大小畢出獻忠至狼戾然以

居穀城久其叛日亦不甚殘殺留書於壁白己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姓氏而列所取賅之月日多寡且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當是時文燦招降寇九營措置鄖陽而房縣有其三羅汝才屯於東以及南北謂之曹操營白貴屯於北以及東謂之小秦王營黑雲祥屯於西謂之整十萬營獻忠曰吾必約汝才同反然房不破汝才反不決也鼓行而西知房縣郝景春者才令也其子諸生鳴鑿力萬人敵發礮石斃賊賊負板穴城鳴鑿燕鑊油灌之斃又擊傷獻忠左足殺其所愛馬遣間入賊壁陰議獻忠所臥帳將夜襲擒之而指揮張三錫宿與汝才通開門揖汝才入城遂陷景春父子並其僕陳

室皆死之十三家降賊一時同反惟王光恩獨奮曰丈夫自立門戶耳今獻忠反我輩亦反是下之也卽公等能我恥不爲嚙將指出血歃牲盟焉獻忠七月二十二日去房

縣左良玉偕羅岱追之良玉易岱爲前軍而已隨其後至

羅狹山

攷曰明史流賊傳綏寇紀畧並同而明史左良玉傳又作羅猴山紀事本末作羅曠山俟攷

軍

乏食摘樹葉爲糧賊伏兵山岨中以待岱與副將劉元捷分兵進兩山草木稠雜伏兵四起岱馬足挂於藤抽刀斷

之斃而復進棄馬登山賊圍急岱發箠中數十矢賊多傷

矢盡被獲良玉大敗奔還軍符印信盡失棄軍資十餘萬

士卒死者萬人獻忠謀入陝陝督鄭崇儉率諸將扼興安

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秦蜀之交界分兵鬪合江窺大甯

川撫仰捷春遣兵與副將王之綸方國安拒之八月敗績於湯家漸都司何明戰死九月方國安之部將岳宗文譚鉤破賊於三尖峯又破之於黑水河獻忠與汝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蕭家坡入楚文燦待罪襄陽不知所出十月朔楊嗣昌代文燦督師明年庚辰閏正月二十四日左良玉合諸軍擊賊於枸坪關獻忠敗走規取太平縣以休士馬良玉駐軍漁渡溪鄭崇儉亦引兵來會獻忠聞兩道俱至乃移營九滾坪以待據瑪瑙山官軍以二月初四日追賊於九滾坪不見賊初七日始抵瑪瑙山賊乘高鼓譟氣甚盛良玉下馬披荆榛相險易周覽者久之曰吾知所以破賊矣分所進道爲三左兵當其二陔

兵當其一令日間鼓聲而上左右夾擊賊陣堅不可動官軍奮勇鏖戰賊潰降崖澗者無算追奔四十餘里左兵斬首二千二百八十有七掃地王曹威白馬鄧天王等賊渠十六人皆死降賊監軍張大經亦爲官軍所誅獻忠妻妾九人被獲者七獲僞金印一鏤金龍棒一僞令旗令箭各八卜卦金錢二馬羸千餘頭甲仗軍資以數千計陣降賊將三百三十八人陝兵斬首一千三百三十有三降賊將二十五人賀人龍部卒獲賜熊文燦準撫獻忠敕書別將收獻忠大刀上鏤天賜飛刀四字

攷曰北畧載良玉破獻忠事與諸書頗異且月

日不符蓋不足信錄之備攷北畧云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於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誦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詐稱糧至獻開營遁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

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頊潘獨龍等
送襄陽獄獻忠攀藤越嶺逃去

是月湖廣將張應元汪

之鳳乘勝逐北十六日及之於水右壩斬馘九百獻忠又

走岔溪千江河四川將張令方國安又破之張令者故奢

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爲賊所憚獻忠旣

由千江河之十二灣轉入柯家坪其地崇牙錯峙薄綿

亘令深入被圍猛氣彌厲以五千人與數萬賊相持十三

日救至乃解殺賊已數千人龍等追敗之於鹽井斬首

千五百有奇諸將又連破之木瓜渡黃墩斬首四千二百

八十有二獻忠率千餘騎竄興歸山中勢大蹙四月左良

玉進屯興安平利諸山連營百里獻忠遣間操重寶說良

玉圍而不攻因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散亡養痍傷久

之掩旗息鼓走白羊山而西與羅汝才合時汝才與過天星從甯昌窺大昌巫山欲渡江而爲官兵所扼汝才頗憂之獻忠雖屢敗而氣益盛立馬江岸不前赴者輒斬之賊爭死鬪官軍退走賊乃渡江結營萬頃山苦桃灣其別部陣於紅茨岸青平寨歸巫大震楊嗣昌聞之七月引軍出彝陵顧虛恢不能進取監軍萬元吉集川將守歸巫諸隘而檄陝將賀人龍李國奇湖廣將張應元江之鳳張奏凱等專擊賊湖廣兵自達州入夔營於土地嶺而賀人龍逗撓不至獻忠悉銳來攻應元等苦戰不決賊分兵從後山下突乘之應元中流矢突圍出收殘卒拒賊於巴霧川之鳳走他道渴飲斗水臥血凝臄而死所將潘映奎亦死時

川撫邵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謂大昌之上中下馬渡
水淺地平難持久乃扼水寨之觀音巖爲第一隘而夜叉
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
守元吉以分兵力弱爲憂賊果於九月先突觀音巖窺下
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
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已而獻忠從竹菌坪突過淨
壁陷大昌進屯開縣張令中弩死石砭司女將秦良玉亦
敗捷春收其兵屯梁山獻忠以梁山水深不得渡而達
州河淺乃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趨達州方國安不能拒賊
遂渡河長驅捷春退屯綿州扼涪江賊疾走陷劍州趨廣
元將間道入漢中總兵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關乃

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
被劔川將曹志耀王光啓張世福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
張載福歿於陣涪江軍聞之遂潰獻忠屠綿州趨內江有
土司家將毛文者敗之於東瓜崖殺賊渠曹四賊乃偃旗
鼓走成都穴城將穿城中有董卜蠻者出與戰賊大敗死
萬人乃遁攻日本十一月楊嗣昌既疏逮邵捷春乃進軍
駐重慶萬元吉饗士於保甯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
副之率軍趨綿州分屯要害元吉自間道走射洪過蓬溪
以待賊賊方屯安岳之周里場謀知官軍且至宵遁官軍
過其歸路賊轉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間所至空城
遁十二月獻忠陷瀘州瀘州三隅皆形銳而面江惟立石

八册全
卷二
站一路可北走賊既走絕地元吉謀以大兵自南搗其老
巢伏兵旁塞玉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而永川令
戴堯雲者先期遁嚮導無人元吉按行城中惟丞簿一二
人賊渡南溪陝軍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入巴州十
四年辛巳正月嗣昌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追賊
元吉慮賊或東突勸嗣昌分軍出梓潼扼歸路不聽既諸
將從瀘州躡賊後賊果折而東反歸路盡空不可復遏自
巴抵達及於新開官軍追及開縣之黃陵城日晡雨作諸
將請以詰朝戰參將劉士傑奮曰吾四旬逐賊今乃及之
縱使佚去吾不能也擐甲持矛曰大丈夫獨取獻忠耳猛
如虎鼓其衆並進士傑所當摧陷賊大披靡獻忠登高望

我師見無陝兵旗幟而左兵亦攜沮不前士傑孤軍跳盪
後無繼者乃密抽壯騎潛箐谷中乘高大呼馳下左兵先
潰士傑及游擊郭開如虎之子猛先捷皆戰死前兵既覆
如虎率牙兵苦戰中軍馬智挾如虎潰圍出旗纛軍符盡
失嗣昌在雲陽聞敗謀歸楚顧根本傳箭召潰兵順流東
下賊已席捲出川西燒新開驛置楚蜀消息中斷賊大隊
已至當陽而襄陽未之知也初獻忠之敗於瑪瑤山也良
玉擒獻忠妻敖氏高氏及徐以顯潘獨鼇送襄陽獄獨鼇
詭姓名黃岡劉若愚願見督師言事稱難生有治平天下
之畧不幸陷賊今自歸嗣昌詰之曰爾才學爲張獻忠用
盡尚有遺餘爲朝廷用邪且獻忠不識字爾草飛檄以逆

天罵國死有餘罪始俛首隨行書吏尹曰鳳謂宜早殺之
嗣昌不可乃並前所執敖氏之兄及養子惠二者同繫襄
陽獄知府王承會年少佻易每晚囚簿呼名悅敖氏高氏
之豔託以問賊中事笑語頗洽獄吏多與賊通者獨鼇等
得以脫柱梏防禦頗疎嗣昌以獻忠飄忽嘗移文爲戒承
會笑曰是詎能飛至邪獻忠旣敗官軍於開縣卽東走留
羅汝才拒鄭撫袁繼咸兵自率輕騎一日夜馳三四百里
殺督師使者於道取軍符遣劉興秀等二十八騎僞爲官
軍持符驗夜叩襄陽城巡道張克儉納之處其人於承天
寺夜半火起襄陽府端禮門亦火賊隊疾馳至城中大亂
獨鼇毀牲戶偕敖氏高氏以出昧爽賊盡入城承會突圍

走克儉及署知縣事李大覺推官鄭曰廣游擊黎民安曰

據廣州忠義傳補死之獻忠縛襄王翊銘坐堂下屬之酒曰吾欲

斷楊嗣昌頭今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

此酒遂殺之投屍火中福清王常澄逃免潛覓翊銘屍拾

顱數寸以歸貴陽王常法並宮眷俱遇害時二月初六日

庚戌也攷曰北畧紀事本末謂襄陽陷賊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襄陽守兵數千軍資器械山積盡為賊有

綏寇純畧則云獻忠以全家未至懼良王之誚其後也張伯鯨餉銀數十萬在城中不及旬居兩日即去未知孰是

姑兩存之初九日癸丑渡江破樊城十五日己未陷當陽郊縣

二十一日乙丑陷光州新野羽昌行抵荊州之沙市徐家

園慙懼自殺獻忠復合汝才之兵東下破光州北城殘商

城羅山息縣信陽聞官軍在新州乃燒固始西關分兵犯

茶山應城四月二十五日陷薊州知州徐世淳巷戰陷胸
穴股以死其子肇梁亦死兩妾及婢僕死者二十人賊破
信陽獲左良玉旗幟假之以趨泌陽六月初六日夜大雨
乘以入知縣王士昌不屈死圍唐縣再攻應山應山之民
工射獵毒弓矢傳人肉沸爛故賊再攻不克七月獻忠圍
鄖陽王光恩禦之多殺傷獻忠遁走會總兵黃得功麾下
叛兵投之賊大振拔鄖西羣盜蟻附以萬計東掠地至信
陽獻忠素憚左良玉旣屢勝而驕則謂良玉爲不足畏諸
將妻孥之在襄陽者獻忠又盡戕之故良玉軍距躍思關
八月良玉從南陽進兵追及之於信陽大戰斬其頭領沙
某奪馬萬餘匹降其衆數萬獻忠射傷股乘夜東奔郢撫

邀其前良玉將馬進忠躡其後過龍岡蘇家坂免兒溝五股泉四遇皆大斬獲獻忠負創不能馳保其婦女小子日行數一里良玉自鄖北發追之賊已入掌握而自興安轉饋信陽百二十里大雨五日夜江漲道絕將吏首尾離置數十處獻忠走而免官軍四面蹙之羅汝才既與獻忠不合走別道詣李自成獻忠前驅入哨又爲自成所邀取謀者謂獻忠矢貫脛已斃謂之乃在商固山中先是革左五營竄英霍間將越險隘合獻忠獻忠亦以奔敗而思與之通也九月出商城之牛市畝取道向英山監軍孔貞訓副將王允成大破之於望雲塞獻忠衆散且盡乃因汝才以奔自成當襄陽之陷獻忠自詡威名出自成右及軍敗往

歸所從不過數十騎自成欲以部曲遇之獻忠不肯屈自成將殺之汝才止之資以五百騎麾曰亟引而東合革左此地非若所當留也獻忠乃東奔道糾土賊一斗穀瓦礫子等衆復盛會李自成破官軍於項城督師丁啓睿左良玉以兵救汴獻忠得以其間走英霍就革左約則大喜十五年壬午正月陷潛山二月陷全椒三月圍舒城舒城缺令參將孔庭訓在籍編修胡守恆同飭守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以衝棚穴城穿數處守恆督守堙者塞之賊射書約降守恆焚諸堞賊復射書購長鬚翰林千金或勸守恆割鬚遁守恆不可四月初三日城陷賊刺守恆腹以矛數十創而死獻忠改舒城曰得勝州初

六日陷六安州州有川將覃世勛乙邦木王憲設守世勛
 毆知州朱謀赤於廷為州人所逐遂通賊以陷城州人千
 戶張國正喬乃遷鬪死諸生江源洞列目截舌含血噴賊
 死劉鉉劈首幾裂躍起斫數賊跌坐石上死放曰按史外
 盧州忠義傳
云鉉弱冠能文美丰姿又曰跌坐石上死家人覓得之左
 右手握兩刀如植鐵其父呼曰兒賊去矣父在此乃脫手
 在是鉉乃美少年而史閣部祭文則曰耆民劉鉉等何也
 廬州府志亦作劉鉉豈別有耆民劉鉉而茲則鉉邪俟攷
 韓光祖斷喉碎屍死守備王希韓被獲死獻忠取其郊保
 蓮花寨之民以益其軍聞學使者將按廬州遣賊數百人
 挾書囊筆襲儒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趨之城上舉火以
 應城遂陷道臣蔡如衡督學徐之坦合肥令湯登貴縋城
 遁知府鄭履祥在籍參政程楷諸生蔡世和吳士任趙嗣

蕃葛一本指揮同知趙之璞武進士金玉度義民朱應珍

死之尋陷無為州在籍光祿寺少卿錢策諸生錢振綱副

榜吳之默義民路寬王加惠死之攷日本廬州忠義諸公傳徐之坦亦作之坦

六月陷廬江還屯舒城之白馬金牛洞習水師於巢湖合

老哨三十二營小哨二十四營會皖口七月復陷六安獲

男女悉斷其右臂攷日本某氏怡曝堂集又紀事本末云男女各斷一臂男左女右太監

盧九德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之兵戰於夾山敗績江南

大震鳳陽總督高斗光安慶巡撫鄭二陽俱逮治起請籍

馬士英代斗光獻忠焚樅陽奪商舟募權船卒謀犯南京

聞得功良佐兵且至命賊將一堵牆營於古城長嶺潛山

之險阨處也步騎九十哨分爲四營九月二十四日夜半

得功等至緣山背諫而升賊大擾越崖澗奔官軍追之自
古山天井湖老鶴頭黃泥港六十里橫屍無算一堵牆焚
死奪畜產數萬救回難民數萬人賊腹心謀士婦豎皆盡
於是散而西攻桐城得功救之射獻忠幾獲之走斷水會
官軍擊袁時中於穎獻忠乘虛出天堂山拔營至三祖寺
以三百騎襲破太湖十一月再攻桐城執守將廖應登並
其從騎竄成擁之至城下招降不從皆殺之賊築臺掘隄
知縣張利民隨機應之嚙指血祭礮殺獻忠愛將李混江
得功救又至賊乃走攷曰綏寇紀畧某氏太白劍謂獻忠
東去陷桐城屠之誤也肅按桐城未
嘗陷屠載田有子遺錄自敘云吾桐
濱於陷者屢矣而卒獲免可證也會左良玉避自成東
下盡撤胡廣兵自從獻忠聞之又襲陷黃梅十六年癸未

正月陷廣濟尋陷蘄州賊令紳士冠帶自東門入由西門
 出盡殺之執在籍巡隴右道李新令跪拜新罵曰死賊爾
 非陝西人乎本道在陝西爾餒馬賤卒爾恨未斬剛爾抱
 父屍就刃獻忠以掌擊膝曰快哉老子今日看殺汝等求
 生不得獨汝真好漢諸生張效鍾陳正皆以罵賊梃殺汝
 本顧景星白茅堂集又云獻忠大書驛壁山前山後皆出
 松地平平地柳成陰桃李笑柳柳笑松千秋萬古還是松
 關西張秉吾題弔李新云云是
 獻忠既字敬軒又字秉吾也 遂屠城蘄水鄉宦周之任
 與賊通二月遂陷蘄水縣丞楊明時死之攷曰本毛先舒
 東苑文鈔斬尉
 楊存吾傳存
 吾明時字也 方獻忠之未至也眾謀守禦每鄉宦養兵三
 名饒某不可既獻忠集之教場饒夫婦願以金二十萬免
 死獻忠殺之括其家得三十萬復陷蘄州執分守道許文

歧獻忠故識文歧頗禮之文歧見賊衆多莫麻人與同繫

舉人奚鼎鉉謀約以從中擊賊柳圈爲號降賊諸生王固

懷泄其事遂見殺

攷日按揚存古傳文最乃賊再破斬州時被執者諸書未分別言之史外云洩

謀者爲黜生王國統嘗姦商家婦被公確責遂蓄恨以報或謂爲逆矜王固懷豈固懷卽國統歟先是有

飛雀萬餘投斬之南城濠樹杪發火鬼白晝騎牆上抑掄

人火器不蒸自震黃州南城門吳州人聞斬水之破也棄

城逃惟女子不及行賊入城擇其姣麗者驅以夷城緩者

斬指墮腕血淋漓壁間三日城平乃殺之以填塹

攷日殺寇紀畧

女子夷城乃陷黃州事而北畧某氏嘯虹筆記流寇志則云屠斬州事按斬州有破與陷黃州時事相連故紀載易

外惟殺寇紀畧與明史同今從之州有無賴張以澤集亡命迎賊鄉宦歐

陽玖諸生李時榮拜馬首降副使樊維城貢生馮雲路諸

生易道遲及其子爲瑚爲璉死之四月獻忠連陷麻城楚士大夫僕隸之盛甲天下而麻城尤甲於全楚梅劉田李諸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雄張里閭間寇之將作也思齊以尺伍爲捍蔽聽其糾率同黨坎牲爲盟曰里仁會諸家競飾衣冠以誇耀之其人遂炮烙衣冠推刃故主城中大亂城外義兵圍之里仁會之人大懼其渠湯志殺諸生六十人而推其與已合者曰周文江爲主繼城求救於獻忠獻忠自殘敗後步卒多降於自成麾下惟騎士七千人聞麻城使至大喜進兵城外義兵解圍走獻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萬七千人獻忠別立一軍名曰新營改麻城爲州以文江知州事故金吾劉僑獻二妾數萬金於賊以

免賊尋陷羅田於是張以澤李時榮等獻策渡江招星辰湖漁人具舟獻忠悉師沿江上犯漢陽武昌大震議守城楚王有積金百萬三司請貸不許在籍大學士賀逢聖因長史徐學顏入見計事王命中人出高帝分封時金裹交椅一曰此可佐軍他無有逢聖哭而出捐貲召募僉謂宜土著適承天德安潰兵俱下楚王募之爲軍鋒以學顏領之號楚府兵武昌參將崔文榮者壯烈士也潛師渡江襲賊斬六百級衆不敵乃還漢陽陷議撤江上兵城守文榮言坐困非策爭之不得五月五日賊從團風渡襲武昌縣入之駐軍樊口文榮以副將胡某扼之洪山寺是時賊大營尙在江北會楚府募兵官張其在者罪被笞往搦賊而

李時榮之族居省城約內應賊乃全軍從鴨蛋洲渡直逼
城下逢聖文榮壁武勝門盡力拒守賊大掠金沙洲攻轉
急道臣王揚基詭言有事漢陽傳箭開門同推官傅上瑞
棄城遁楚府兵開保安文昌二門納賊文榮方出關回兵
闔城屏不及躍馬鳳凰山持矛大呼賊攢刺之洞脅死徐
學顏左臂殊右臂持刀不仆支解死游擊朱士鼎既斷左
右手縛筆於管作書招集舊卒訓練如常久之乃死賀逢
聖衣冠北向再拜賊揮之去曰此賀佛也逢聖以巨舟載
家屬出滋陽湖中流鑿沈之全家溺死攷曰逢聖之死傳
說不一啓禎野乘
曰公冠履嗉衣詣楚王府將奉王同死時府已爲獻忠所
據遂見執乃曰我欲親見獻賊罵之而死衆不令見乃北
向五叩頭畢投繯陽橋下而死夫人危氏子觀明皆死之
仲子光明守久分山墓圖難來奔又死之子總曾氏陳氏

孫三人一僕葺命皆死合門二十餘人又北畧附記江陰馮生云賊將盡殺城中男女逢聖曰汝何不殺我免殺百姓賊不忍加害送至獻忠老營公言如前獻忠曰依汝言全了他屍罷蓋欲驅民入江也此又與野乘小異又滋陽湖一作縹陽興都留守沈壽崇通判李毓瑛知縣鄒逢吉又作墩子湖

知嘉魚縣王良鑑貢生黃岡馮雲路諸生汪陞延熊斐明

睿皆死之獻忠以篋與籠楚王沈之水

攷口諸書作沈之江啓禎野乘記事

本末作沈之西湖

見庫中金嘆曰有財如此而不設守朱鬍子真

庸兒也見楚府碧玉簫長尺有九寸曰此何用碎之賊宣言宗室降者不殺楚宗多投牒亦有庶民攬入者既而白刃交下欲自辨而頭已落先是有異人呼於途曰一羣豬屠伯至矣果驗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錄爲兵餘連項就戮賊持刀者腕爲脫乃佯開漢陽門縱之去門逼江鐵

騎圍而蹙之自鸚鵡洲達於道士泐浮齒蟻動水幾不流
踰月人脂厚累寸魚鼈不可食婦女別而纍有殊色者入
婆子營亦置隊長監以賊目收其直給軍用漢口人周洪
卿者首其地富人多亡匿搜牢之獲千餘舟士女溺死無
算獻忠乃據楚王府鑄西王之寶改武昌爲天授府江夏
爲上江縣以周文江爲僞兵部尙書張其在爲僞總兵前
軍都督李時榮爲僞巡撫謝鳳洲爲僞守道蕭彥爲僞巡
道陳馭六爲僞學道給僞敕印以周綜文僞知天授府沈
會霖僞知漢陽縣黃元凱僞知黃州開科試士取七十八
人補二十一州縣官併佐貳各賞銀有差以興國州柯陳
兩姓土官悍勇招降之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屬和發楚邸

金販難民靳黃等二十一州縣悉附初李自成聞獻忠得漢陽忌且怒榜曰擒獻忠者賞千金及聞取武昌復遣人賀之曰老回回已降曹華左皆殺行將及汝矣獻忠卑詞齎金寶答之自成留其使而左良玉之軍復西上遣總兵方國安徐懋德馬士秀破賊於蘄州黃石港諸生程天一集鄉兵二萬擊賊於大冶殺僞知縣奚鼎鉉沈會霖聞風遁官兵次黃州白雲寨長易道三執黃元凱遂復黃州獻忠聞楚師漸集乃留張其在謝鳳洲等守城以養子名四虎者駐金沙洲而親率大營爲浮橋於金口悉衆西渡分軍爲三一軍白羅山一軍白石磯一軍黃洲屯舟師於湖中息馬山谷將以窺岳州長沙未發而左營諸將毛顯文

常國安郎啓貴于自成段鳳翔秦天祿等連營兩前次於陽邏堡斬黃四十八寨民兵皆應常國安以舟師先進賊騎百餘夾江而射國安轉戰自白雲關至金沙洲四虎先期遁官軍奪其舟百艘賊騎反走翌日攻漢陽賊開門出戰官軍敗之於鱣魚套遂乘以入張其在焚黃鶴樓及宗人府第率諸賊開保安門西走斷王舍橋以防追者謝鳳洲自殺僞知縣漢陽燕某蒲圻涂良極黃岡王爾忠等悉被擒鳳督馬士英屯壽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泮行入麻城請寨謀之劉僑田生蘭周從極等說周文江以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鱣魚套中擒湯志數其罪磔之傳首壽州官軍別將徇與國大冶監軍道王璜屯武昌沔陽知州章曠

率眾西行左兵鐵騎營追及之於金口擒其殿後僞總兵
鄧雲程誅之獻忠時已陷咸甯蒲圻岳州大震沅撫李乾
德總兵孔希貴監軍道許璟率兵二萬守陳陵磯令民他
避匿壯士健馬詭稱父老約降賊入伏發殲其前部則四
人以歸之獻忠怒益進兵乃蔽林植旆爲疑兵埋大礮積
薪礮之賊誤舉燭則礮大發殺賊數百再置巨艦中流計
矢石可及卻不進度賊矢且盡奮擊大敗之三戰三捷獻
忠乃悉眾二十萬百道仰攻八月初五日丙寅力屈城陷
乾德希貴走長沙戊辰賊前鋒至湘陰城已空獻忠旣得
岳州謀北渡卜於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琰大詬將渡風大

作覆舟獻忠怒連巨舟千艘載婦女焚之水夜明如晝遂
騎而逼長沙長沙故吉王封處也惠王之去荊州也亦走
長沙兩王相見日憂賊顧不知修備去長沙六十里有烏
道可柵而守推官蔡道憲請之王不能應自堞其宮擊柝
徼巡而已巡按御史劉熙祚檄長沙總兵尹先民副將何
一德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道憲贖官錢爲
柵斷陸道未成而賊入之先民一德降楚撫王聚奎時在
城中詭出戰率所部遁李乾德氣沮偕熙祚道貴奉吉惠
二王走衡州賊遠城呼道憲名吾軍中知爾名毋自苦道
憲手注弩射之丙戌城陷百計誘降置小樓中二十有四
日罵不絕遂遇害健卒林國俊等九人追侍道憲亦不屈

賊丛殺之內四卒奮曰願瘞主屍而死賊義而許之解衣
裹道憲骨葬之而後自刎在籍給事中史可鏡以蒙橫爲
鄉里所仇降於獻忠爲僞長辰常巡撫教獻忠取辰沅靖
其箋表稱獻忠曰陛下曰新朝曰聖主獻忠去土人縛以
獻李乾德加拷訊械送南都伏誅又有武進士趙某者力
能曳兩牛倒走亦降於獻忠獻忠麾下孫可望李定國皆
以勇猛爲義子賜姓稱王趙後至欲較武執定崇卑與可
望馳馬徒搏握可望而舉之遂以趙爲二王可望爲三王
定國爲四王後獻忠入川慮軍士多攜婦人趙獨先殺其
妻子獻忠大悅久之竟被殺焉

致曰本北畧又某氏柳軒叢語云獻賊有美僮名二

孩子時年十八技武絕倫嘗與黃靖南對陣甫出戰僮飛矢中其手黃幾敗怒甚伏兵擒之愛其勇欲令降僮不應

侯笑口開賊夜臥汝腹上本鎮亦能撫汝何不速降獻忠
僅堅不允絕其食死天下事固有不可解者附記之

既陷長沙以蒲圻令李鳳起偽知岳州府通守任為弼為

偽長岳道馳檄遠近尹先民何一德願効前驅獻忠偽封

為世襲伯庚寅陷衡州桂王及吉惠二王走永州獻忠拆

桂邸殿材至長沙造偽殿令尹先民守衡州而追三王於

永州劉熙祚親督水師禦賊遣兵護三王入廣西而自入

永州死守城陷被執囚之永陽驛中閉口絕食題絕命詞

於壁臨以白刃大罵賊殺之甯鄉孔廟中攷曰本綏寇紀

熙祚傳又熙祚之死有三說啓北畧史外劉啓北畧史外劉

後為賊追縛史畧云人州死守奸人開門被執陳皇土劉

熙祚傳則云熙祚逸按至永州部院莊祖誨催餉四集賊

臣突排之去按三說不同惟史同時死難者湖南道參議

畧與綏寇紀畧史外同今從之

陳瑄知湘陽縣楊開知衡陽縣張鵬翼知翼東縣陳道壽
知臨湘縣林不息知衡山縣董我前湘陰縣丞賴萬耀長

沙府照磨莫可及教授蔣道亨教諭歐陽顯宇彭允中皆

死之寶慶常德陷同知朱國柱死之攷曰陳瑄朱國柱見北畧陳道壽見綏寇

紀畧餘見明史忠義傳獻忠修怨於故督師楊嗣昌發其祖父冢葬

有年矣斬屍乃見血焉嗣昌母朱氏死之攷曰諸書不載朱夫人死節事

惟北畧云夫人朱氏湖廣武陵人藟遼巡撫楊鶴無山公夫人也賊執夫人夫人罵曰吾天朝命婦豈從爾亂賊哉

遂死是時湖南郡縣糜爛將吏非降則逃惟道州以守備

沈至緒力戰得全既而賊再至再戰馬驚仆歿於陣其女

雲英持矛號哭趨賊營奪父屍還賊環擲之雲英左右支

格莫能傷竟完守入保因是道州終不破獻忠將犯辰州

自桃源以上嶺峻灘險土司以兵守辰龍關度不可上乃

已九月獻忠屯衡州分軍犯廣西全州江西袁州尋歸長

沙開科取士戊午陷萍鄉

攷曰紀事本末作戊子陷萍鄉誤也按歷法是月無戊子日當

作二十八日戊午

十月初四日甲子陷萬載袁州於是瑞州臨江

新喻分宜之人皆空獻忠遣別將趨連州廣東南韶州府

屬城皆逃道臣王孫蘭兵不滿百請救不應遽自經潯桂

賀全之間蔑有固志矣左良玉之副將吳學禮既復袁州

而兵不戢江西巡撫郭都賢檄撤其兵賊聞之自長沙突

至戊寅一騎至吉安城下城上聚觀不為備其人以鐵鉤

援城半壁之樹躍而上守者驚潰大隊馳入城遂陷是日

諸縣同陷賊設偽官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賊

將張其在馳檄袁州兵民皆竄復陷袁州獻忠在長沙增
兵爲九營四營皆老卒五營皆新附遣賊將馬賜下臨湘
時岳州已爲官軍所復十一月癸巳賊復遣四將圖之沿
江設伏藏輕舟於汨港以巨艦載重貨順流下官軍邀擊
之賊逆流佯走官軍奪其貨入舟舟重不能速行賊輕舟
四出圍之夾擊官軍死無算賊乘勝復陷岳州壬寅明帝
詔承天太監何志孔勞左良玉軍移鎮武昌良玉乃令馬
士秀趨長沙搗賊後令馬進忠趨袁吉迎擊其前甲寅士
秀敗賊於臨湘追及之岳州城下賊將混天龍步騎數千
拒南岸以輕舟順流邀官軍士秀三分其軍以殿後者交
射南岸賊乘風直上繞賊舟後反擊之賊大敗盡奪其舟

南岸賊疾入城諸軍四面乘城賊突門復走長沙斬首四千級遂復岳州丙辰進忠復袁州盡誅僞官斬首三千級奔賊馬五百弓矢數萬時老狷狷爲李白成據荊州獻忠旣屢敗乃與修好合兵勢益橫十二月連陷建昌撫州南豐總督呂大器無兵不能救而賊前鋒艾四者又再敗馬進忠於蒲圻良玉兵之在武昌者咸震動有勸賊取吳越者顧獻忠終忌良玉在乃決計入蜀是年正月自岳陽渡江虛設僞官於江南大隊俱北女將秦良玉圖全蜀形勢上之巡撫陳士奇請益兵守十三隘士奇不能用復上之巡按劉之勃之勃許之而無兵可發賊掠男女數十萬挽舟逆流上日行一二十里至巫山梅子坡飢死大半顧隘

口無人遮守遂長驅入夔州秦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蜀
事始不可爲矣

臣竊曰諸書載明流賊闖獻事庸人僨國烈士死綬與夫
驕將悍卒之蔑上無等可驚可愕可歌可泣之事下一端
明史既不能盡載之而稗官家言又舛駁不可復紀本春
秋依經立傳之例列而考之而當日天下大勢可得指陳
焉夫二賊明之賊而非

大清之賊也曷爲不曰明闖賊明獻賊也傳曰天下之惡一也
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弧矢之威何分內外山海關之捷鳳
凰坡之誅蓋亦阪泉涿鹿之師哉

獻賊陷明萬縣

江水漲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賊紿曰降者不殺既出
悉驅之入水執貢生吳獻棐強以爲僞參軍不受斷臂解
腕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獻賊陷明梁山副榜高宗舟拒戰死

宗舟率鄉勇守北門城陷歸家令妻孥自盡作書付僕達
父所而身率家奴二十餘人巷戰重傷死又庠生古元有
之妻譚氏亦罵賊觸階死

徐鼎曰自陷夔州以下悉不日何闕疑也貢生副榜婦女
均無守土之責者也其死也曷爲或書或不書曰吾於紀
年之殉節者褒其節並錄其功其有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者雖婦女亦書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二

鎮甯宋左夫光伯
秦順林太冲 鷓
福州謝定甫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

小腆紀年附攷卷第三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鼎謨

二月庚申朔明帝視朝得賊書

平旦視朝得偽封詞甚悖末云限三月望日至順天會同館暫繳舉朝失色朝罷遂不復問

徐鼎謨曰得賊書何駭辭也

辛酉閩賊陷明汾州知州侯君昭知汾陽縣劉必達死之陷陽城知縣張履旋死之

李自成率兵五十萬於沙渦口造船三千掠民船萬餘渡河乘勝陷蒲州及汾州殺知州侯君昭必達袖出罵賊文賊殺之其義勇范奇文刺殺一偽都尉而自殺履旋尙書

張慎言之子也。爲賊所執，貽書其父曰：與其虧體辱親，不如殺身明志。遂投崖死。南都贈御史。時山西瓦解，兵科韓如愈猶言晉寇訛傳也。

壬戌，闖賊陷明懷慶廬江王載堙及其子翊榘死之。福王由崧走衛輝。

載堙，鄭簡王祁鏌之元孫也。城陷，冠服坐堂上，賊欲屈之，罵曰：吾天朝藩王，肯降汝逆賊邪！賊殺之。擁翊榘北行。過定興於旅店作絕命詞，不食死。出崧，福恭王常洵之長子。李自成陷河南，殺常洵。時由崧爲世子，禱而逃之懷慶。明帝發御前銀萬兩，后妃太子暨懿安皇后宣懿康昭妃溫定懿妃各發銀有差。命王裕民冉興讓葉高栗標齊往慰。

卹癸未七月由崧襲封親擇宮中寶玉帶賜之崧尋奏
王寶無存是夜懷慶陷偕其母鄒太妃出東門兵閒相失
走衛輝依潞王

徐鼎曰不曰棄其母何怨辭也中宵倉皇路隅涕泣骨肉
離散事非得已詆以棄母無乃刻諸南都立君有福王不
忠不孝之議至有疑王寶無存爲世子竊以獻賊者由崧
雖愚胡樂爲此此蓋惡之者已甚之詞非篤論也子華之
背父旣無明徵許止之不孝宜從末減所謂衆惡必察歟
載堙父子負乎日月爭光矣

丁卯闖賊陷明太原

攷曰明史帝紀丙寅太原陷此從北畧

晉王求桂降巡撫

蔡懋德等死之

懋德字維立崑山人萬曆己未進士由推官歷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李自成已陷河南懋德以疲卒三千禦之河上遣副將陳尚智防河津以保德州告急歸鎮省城爲御史汪宗友所糾革任聽勘代者未至尚智投賊爲前驅賊遂於初五日乙丑薄太原或勸懋德以候代卸責懋德不可誓衆登陴遣牙下驍將朱孔訓牛勇王永魁督兵五千出戰孔訓傷於礮勇永魁陷陣死一軍盡歿困守兩晝夜丁卯風沙作礮裂城東南角樓賊乘風緣梯上守將張雄爲內應城遂陷懋德手遺疏付監紀賈士璋曰君以此疏上聞俾朝廷知今日尙有不逃不降從容死節之臣也中軍應時盛先殺其妻子隨懋德同縊死同死者布政趙

建極河南永甯人其家守王范寨爲自成所屠建極五子皆死至是建極罵賊死一門遂盡按察副史兼糧道蔣剛中陵縣人初議城守以陽和標兵三千驕楚慮爲賊應移之南關外城中以安後城陷果陽和叛兵應之也遇害時首墮復躍起丈餘賊衆驚愕辟易冀甯道畢拱辰掖縣人副使毛文炳鄭州人知府孫康周安邱人長史范志泰虞城人其姓名無可考者四十六人攷曰北畧紀與蔡懋德同時殉難者有巡按陳純德他書俱不載按北畧誤也純德死於賊入京師之後在殉難文臣二十一人之中南都有論典賜祀旌忠祠傳信錄謂城陷被執死於嚴刑國難錄注二夾留用雖未知殉難與刑辱孰是然決非死於太原也啓禎錄又有朱忠者亦賊屍之城上遂移檄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未詳臣盡行私罔上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官府朝廷之威福

日移利入賊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侯皆食肉執袴而倚為腹心宦官悉齟糠犬豕而借其耳目獄囚繫繫士

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讀之無不扼腕者

致曰北畧補遺載自成偽詔無公侯皆食肉執袴以下入

句或傳寫脫漏抑作偽者為之姑附錄於此詔曰上帝監

裁實推求莫下民歸往誠切來蘇命既靡常情尤可見粵

惟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鑑往識今每悉治忽之故爾明朝

久席泰甯浸弛綱紀君非其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

私比黨而公忠絕少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

紳閭左之脂膏殆盡肆吳天肆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乎

履災朕起布衣日擊憔悴之形身切痲痺之痛念茲普天

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甦湯火躬于恆冀緩靖

爾黎猶慮爾君若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

如宋享祀承延用章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甲章爾

之仁凡茲百工勉保乃幹紳商孫之厚祿廣嘉客之休聲

克爾厥猷臣誦靡武唯今詔告允布腹心君其念哉罔怨

尚效忠於若父廣斯毅於身家謹詔

徐蕭曰死節不可勝書則附錄之嘉死節不以貴賤殊也

巨寇長驅連城瓦解諸君子駢首喋血之死靡佗是尙可

以貴賤殊乎惜不獲舉四十六人者而傳之也故曰殺寇紀畧載同

死者原任都司張宏業百戶彭鯤晉府典史吳子英諸生

朱霞吳維藩魏選奇千戶司鼎指揮劉秉誠馬負國薛似

新北城鄉約江明龍門通判宗室朱敏奈其四十六人之

明薊遼總督王永吉巡撫楊鶚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汝曰

徵三朝野紀北畧作吏科都給事中傳信錄云太常寺卿吳

麟徵具疏力贊其事大行驂乘篇謂以吏科都給事中晉太

常寺卿當不謬而睿談留麟徵外駁如是故事掌吏垣者計

按甲申正月公賞為吏科北畧二十一云故事掌吏垣者計

命始下此甲申三月初七也其言詳核可以證正月之非太

常寺卿矣至大理卿大司馬提督諸銜疑奉命守城時特加

諸書不請撤甯遠總兵吳三桂入衛不果行攷曰棄甯遠議及詳耳三日此從緩寇紀畧傳北畧載於正月信錄載於太原陷後

往歲職方趙光抃出關察核疏請棄山海關外甯遠前屯二城議者謂棄地非計至是闖賊入山西王永吉搃楊鶴之管而歎曰上倚吾薊門一旅今所謂習整練者幾何而可以禦賊計莫若撤關外四城而守關召吳三桂之兵入衛京師都下公卿莫肯先發吾兩人於責無所諉其何可以不請鶚曰善相與共爲奏明帝持以示閣臣陳演魏藻德愕視不敢對退言曰上有急故行其計事定而以棄地殺我輩柰何吳麟徵爭曰此何時而可願後患罔決諸人不得已請以三桂之父襄入爲中府提督召見熟計襄至

明帝諮以棄地守關策襄對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棄明
帝曰此朕爲國家大計非謂卿父子棄地也賊勢甚迫料
卿子方畧足以制之乎襄曰臣揣賊據秦晉未必卽來卽
來亦遣先驅嘗我耳若逆闖自來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
獻明帝笑曰逆闖已百萬卿何言之易襄曰賊聲言百萬
實不過數萬耳中原烏合未遇邊兵交手戰往時諸將皆
無制之兵見賊輒潰降以五千人往則益賊五千以一萬
人往則益賊一萬遂使賊勢愈熾今彼屢勝而驕初未見
大敵也朱仙鎮之左帥可謂大敵矣敗在我兵多降賊邠
縣之秦督可謂大敵矣敗在我兵多秦人若以臣子之兵
當之直成擒耳明帝曰卿父子之兵幾何襄頓首曰臣罪

萬死臣兵按冊八萬其實三萬人明帝曰此三萬人皆驍
勇敢戰乎襄曰若三萬人皆戰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
過三千人可用耳明帝曰三千人何以當賊百萬襄曰此
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國恩以
來臣食粗糲而三千人皆細酒肥羊臣衣布褐而三千人
皆統羅綺故能得其死力明帝曰需餉幾何襄曰百萬
明帝驚曰何用多餉襄曰百萬猶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
皆有數百金莊田今捨之入關給何地屯種額餉少十四
月作何法清補關外尙有六百萬生靈委之非算驅以同
入作何道安插百萬恐不足濟臣何敢妄言明帝曰卿言
是內庫止七萬金金銀什物二三十萬耳乃下捐助令羣

臣言人人殊。遂格不行。後賊逼明帝。決計行之。而內閣請降。旨問三桂。數日往返。遂遲師期。三桂抵豐潤。而京師已前一日陷矣。

徐鼐曰。不果行。何惜之也。計六奇。曰。寇氛日逼。三輔震恐。撤兵入關。西行遇寇。亦救急之一策。閣臣持之。蓋泥於前說。而不知變也。初年方內安謐。無故棄邊地。失天險。是漢棄涼州之議也。故識者謂爲非計。至末年寇躡中原。名都大藩。潰陷相望。而關外所存。止於六城。緩急輕重。大異昔日。而庸臣膠柱之見。猶不知釋疆場之憂。救堂與之急。卒至強寇壓境。京師淪陷。悲夫。

卒末明帝下詔罪已。

明史作壬申。此從北畧諸書。

闕騎九百至黎城，僞官令里胥報富民驢馬數，遣他將陷臨晉。明帝乃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灾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秦養肆廿載之凶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明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罄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旅所處，疫癘

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踴躄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紓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尙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予官世襲，功等開疆，卽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尙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勳，思克厥愆，懋告朕意。

攷曰北畧載此

詔於三月十一日己亥補遺載二月頒罪已詔云上以災
 異迭見遂頒罪已詔遍布天下傳諭內外大小諸臣通行
 各省直等衙門俱要省刑撤樂不許宴飲不得迎送裳服
 用布製成專尚樸素不加華飾詔云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朕以薄德迭罹天災蝗旱頻仍生民塗炭寇勢披猖而莫
 勸人心渙散以難收皆由朕罪日深是致朕心日拙茲特
 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盡諫無私或禁閉邪心或開陳
 善道務使天心感格世轉雍熙庶得朕恪允中臣民胥慶
 爾其
 欽哉

徐鼎曰興元罪已軍士流涕當日之詔民胡不感豈民情
 之不古若歟苛政既深寇氛日迫鋌而走險何知愛君有
 國者尙省厥愆於民心未去之日也

閩賊陷明忻州知州楊家龍死之連陷代州參將閻夢夔死
 之

家龍字揚若曲陽人知甯鄉縣七年流亡復業遷忻担任

賊卽至謂民曰此城必不守我出爾民可全也出城罵賊死夢夔鹿邑人

闖賊進薄明甯武關總兵周遇吉悉力禦之

十五日甲戌賊前鋒至大安驛傳達京師分遣僞官於山東河南州縣代任士民苦征輸之急逐其官執香迎導乙亥自成至忻州官民迎降進攻代州五臺知縣某降總兵周遇吉者字萃菴遼東錦州衛人也性質魯然用兵多智謀起行伍積功至京營游擊數討河南湖廣賊自成之圍太原也遇吉請濟師於朝朝命副將熊通以兵二千赴援叛將陳尙智迎之河干令說遇吉降遇吉叱曰爾統兵二千不殺賊反爲賊作說客邪斬之傳首京師賊逼代州遇

吉憑城固守連戰十餘日殺賊萬餘兵少食盡退守甯武

關攷曰諸書皆云賊逼甯武關周遇吉固守不云先守代州退守甯武惟明史綱目三編言之蓋諸書以退守為

周公諱也

徐棄曰不日何關疑也或曰自成於十五日薄甯武或曰

十六日始至忻州

己卯明遣內官監制各鎮

是時始開山西全陷命內官監制各鎮甯前高起潛天津

通德臨津盧維甯真定保定方正化宣府杜勳順德彰德

王夢弼大名廣平閻思印衛輝懷慶牛文炳大同楊茂林

薊鎮中協李宗化西協張澤民兵部尙書張縉彥疏言糧

餉中斷士馬虧折督撫危殆欲卸若一時添出臣十員不

惟物力不繼，抑且事權分掣，反使督撫藉口不聽。

徐勣曰：思宗卽位之初，親鋤逆奄，何其明也。天步孔艱，殷鑒不遠，初衷頓改，覆轍相尋，遂使悍帥以不敵奴才爲憾，叛監以富貴自在相嬉，豈天奪之魄歟？觀軍容使之書，綱目之所深惡也。

庚辰大雪人凍死

徐勣曰：紀災也。洪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厥咎急，厥罰恆寒。

辛巳明給事中馬嘉植韓如愈以催解外項出京

命催解浙直京邊正項，并改折贖及周延儒朱大典吳

昌時贖銀

攷曰：北畧戊辰日，諭刑部張國維中樞溺職一徒，豈足以蔽辜，又諭吳昌時依律處斬馮源等

附近充軍財產並罪輔周延儒贓產籍沒充餉又諭周延儒見賄忘法本當全沒財產量追二十萬著周正儀周奔封完納吳昌時量追五萬俱免籍沒烈皇小識亦載此論於闖賊至忻州之後似昌時棄市乃十七年二月半而明史周延儒傳則云癸未十二月初七日五鼓延儒賜緇昌時畧引他書亦云癸未十二月初七日五鼓延儒賜緇昌時棄市且不應一日內諭處斬籍沒又論量追免籍沒也疑論處斬籍沒乃癸未十二月諭免籍沒量追乃甲申二月事也增於此時賊信漸逼諸臣託差南竄焉

徐肅曰遣之也曰以催解出京何譏二臣之託而逃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褻裳去之誰與事君北畧載同命者有內官王坤畧之何無足責也

明保定副將謝嘉福殺巡撫徐標攷曰明史言總督兼巡撫偕知真定府邱茂華叛降於闖賊北畧烈皇小識俱言巡撫

徐標濟甯人天啓乙丑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時守

眞定斬賊使碎偽牌知府邱茂華聞賊警先遣家人出城
標執茂華下獄標麾下中軍謝嘉福攷日紀事本末北畧
俱云中軍某惟戴田
有保定城守紀畧陳僖甲申上谷紀事云徐標行
部至眞定爲副將謝嘉福所殺明史嘉福作加福詞標登
城晝守禦劫而殺之出茂華於獄茂華遂檄屬縣叛降賊
時二十三日壬午也近京三百里寂無言者

甲申闖賊陷明彰德執趙王常諛

攷日本明
史諸王傳

乙酉明以魏藻德方岳貢爲文淵閣大學士

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廷試後召對因自陳戊
寅

兵入時臣爲舉人守通州遂賜狀元及第累加少詹事兼東
閣大學士主癸未會試無一建白而爲明帝所親信岳貢

湖廣穀城人天啓壬戌進士

攷曰北畧云魏藻德順天津州籍應天上元人方岳貢崇

祿辛未進士傳信錄云藻德順天通州籍岳貢壬戌進士按進士題名碑傳信錄不誤為松江知府

有廉能聲以戴罪徵逮至無級可鐫乃逮下獄朝士訟其清擢山東漕運副使癸未九月擢副都御史岳貢上言清言路以收人心定推遷以養廉恥責吏治於荒殘儲將才於部伍明帝是之至是進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往天津進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甯蓋為南遷地也既不果行遂止藻德等不遣

徐嘉曰谷應泰謂時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者遂止二臣不遣蓋循當日野史舊說也吳偉業文秉之書謂

是舉爲南遷地得其實矣官不備書何譏二臣之不足任也

明罷戶部尙書倪元璐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爲戶部侍郎管尙書事

元璐字汝玉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時魏忠賢用事媚奄者方請建祠國學元璐以編修典江右試以皜皜乎不可尙已命題聞者咋舌忠賢誅逆黨猶據要路立趙黨孫黨熊黨鄒黨之目以錮東林崇禎元年正月元璐疏曰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並案夫以東林爲邪黨將復以何名加崔魏夫東林亦天下之才藪也但或繩人過刻持論太苛謂非中行則可謂非狂狷則不可議者能

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從臣所
謂方隅未化者此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
有異同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二月言官昌言獲罪今起
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論日甚臣所謂正氣未伸者此也總
之臣論不主調停而主別白不爭二臣之用不用而爭一
日之是非至書院爲逆瑄矯旨拆毀併宜葺復二年四月
又疏燬三朝要典畧曰臣觀挺擊紅丸移宮三議闕於清
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必不兼行而其書
不可不速毀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
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
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也而

奈何逆璫害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又借三案而三案之面目全非於是崔魏諸奸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白要典翻卽紛囂改亦多事惟有燬之而已明帝嘉納之黃道周以建言忤時不與經筵官選元璐疏請以已秩讓之山此益爲當事所忌稍遷南園子司業尋上制實入策制虛入策疏譏切朝政中有云治之根本惟在絲綸勿以大猷付之悠悠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恩怨不橫於胸好惡必循人性毋徒傷元氣而情面仍浮毋浮慕精明而叢脞實其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過羣謀凡至慮必有定歸毋雙票游移以嘗上意毋以意見仇獨立之士毋以聲

顏拒來告之人所言皆深中時病甲戌除翰林院侍讀上
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諉百出陽
以號於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
而必使近習之人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
績卽撤今行之無績益宜撤不聽乙亥轉國子監祭酒丙
子四月有黃安縣生員鄒華者薦舉朝士列元璐名元璐
因上言鄒華下士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
眉豈可得乎明帝是之七月誠意伯劉孔昭劾元璐以妾
冒妻封遂罷歸

汝日本北畧又傳信錄云丁丑遂放壬午
歸北畧載劉孔昭之參在丙子七月

冬

大清兵薄淮徐起元璐兵部侍郎兼學士元璐募健丁數百騎

夾馳入京明帝聞之甚喜召對條賊情邊事稱旨命具本
以聞元璐上言制邊官分東西二路而并力攻東路東
破則西自解圖闖賊宜以九江爲中權武昌爲前茅淮陽
爲後勁又宜假督帥以利權一切屯鑄離權之務悉聽使
宜又爲邊防用朋一疏明帝嘉納之擢戶部尙書元璐以
浙人例不爲戶部辭不許時言利者進開採之策元璐疏
言開曠有六害議遂寢闖賊入秦元璐奏賊旣入秦則圖
賊不在秦而在晉晉有備而後進可攻退可守請鑄沿河
租稅多築蔽臺汰冗兵厚死士未及行而山西陷至是當
事者謂詞臣不任錢穀解元璐部務還講筵以太理寺丞
吳履中爲戶部侍郎管尙書事履中爲御史時有聲譽上

言用溫體仁楊嗣昌爲二失既管部務無所表見京師陷
元璠投繯死履中竟降賊被掠

徐鼎曰連書二事何譏黜陟之不當也元璠侃侃持論深
識事機臺省諸公無出其右而乃置之閑散之地易以闕
完之才甚矣思宗之闕於用人也

丁亥明徵天下兵勤王召對羣臣於文華殿

先是左都御史李邦華與左庶子李明睿私議南遷上親
行與東宮執便明睿曰太子少不更事稟命則不威上親
行便疏曰本邦華恐朝論不合欲以太子居南中爲之漸
疏曰國家並建二京原以供時巡備居守皇上卽不南遷
宜令太子諸王居舊都一繫天下之望臣南人也必有言

臣以遷自便者臣願隨皇上執管鑰而分遣信臣良將扞
牧圉以南發皇太子以撫軍主器之重暫違定省號召東
南共圖滅賊卽皇上赫聲濯靈益以丕振上以副二祖之
成算下以定四海之危疑疏未下有旨命諸臣會議戰守
事於東閣明睿見衆論狐疑未有所定奮曰易云利用爲
依遷國尙書盤庚言遷事唐再遷而再復宋一遷而南渡
諸君何所疑而諱言遷乎朝士錯愕未應惟少詹事項煜
與邦華計頗翕翼曰明帝怒坐平臺召閣臣前曰憲臣密
奏勸朕南遷陳演攷曰綏寇紀畧第言召開臣無陳因以
演蔣德璟名此據三朝野紀補明容煜姓名及持說本末奏明帝曰祖宗辛苦百戰定鼎
此土賊至而去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失事

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
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
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
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蔣德璟曰太子監軍亦萬世計明
帝曰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尙不濟孩子家作得甚事明日
給事中光時亨參明睿邪說明帝面詰時亨曰一樣邪說
只參明睿何也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如此無一忠
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所謀乃若此邪先是命科臣左懋
第往南中察舟師士馬之數天津巡撫馮元颺請以輓漕
之三百艘待命於直沽口密旨允行明帝非不欲南遷且
漸播越將俟舉朝固請而後行而陳演輩旣不肯擔事又

賊鋒已蔓無萬全策故藻德岳貢河漕之命已行而中止
演之罷相前一日也明帝有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之語
蓋深以爲憾也

徐鼎曰計六奇之言曰邦華以身殉國是南遷之議所以
愛君而非以避死也獨是明睿之說亦有未善者上驟行
於賊未至時則人心駭懼都城勢若瓦解遷於賊之將至
時則長途荆棘有狼狽之憂故爲上計不如死守社稷得
古今君道之正而令大臣默輔太子南行以鎮根本之地
繫天下之心號召東南爲勤王之舉此當日良策也乃君
愛其名臣惜其死盈廷聚訟無肯執咎哀哉

戊子明陳演免

漢四川井研人在闕一無簿畫惟以賄聞王永吉之請撤
甯遠入衛也演與魏藻德持不可且謂寇無足慮後召對
尋臣明帝私語演曰此事要先生一擔演默然不答蓋言
南遷事也賊逼演不自安且謀脫禍遂引疾入辭自言無
狀當死明帝怒曰汝死不足蔽辜叱之出猶賜路費五十
兩馳驛歸演貲多不能遽行延半月而及禍
徐嘉曰不書官何削之也聞之錢欸曰演於周延儒罷後
頗見信任一時臺省拜延儒門下者盡投演門帝微聞其
負寵私語臺臣曰人言演不廉奈何答曰會是此相而不
廉乎嘻觸邪之臣而公論如此明之所以亡也

三月己丑朔明昌平兵變

昌平兵譟焚劫一空命撫臣何謙帶罪安職

明京師戒嚴

李自成入畿輔京師洶洶傳賊且至明帝諭府部寇氛孔棘戒嚴城守命部院嚴衛司捕各官議察奸宄申嚴保甲之法設邏卒禁夜行巡視倉庫草場是日宣府告急命鎮朔將軍王承允偵賊所向

明諸生張鐸請太子監國南京

是日召見鐸於中左門鐸言三策首請太子監國南京擇重臣輔之

徐鼎曰特書何明監國爲當日之要策也

明魏藻德請自出京議餉不許

藻德為脫身計明帝諭在閣佐理命黃希憲路振飛加意

兵餉

徐肅口不許矣猶書之何誅藻德之心也

明釋遣戍有罪內官朱晉等閑住

徐肅曰大臣在獄者尚多不之釋而釋內官何歟特書之

譏思宗之闇也

闖賊陷明甯武關攷曰計六奇曰抄本載三月初一日甯武

演乞休後甲乙史載三月初九日丁酉屠甯武他本第云三

月而不誌曰獨本傳載二月二十四日屠甯武以楊志榮出

揭疎頗未則本傳似為有據莫釐山人曰按太子少師中軍

都督府左都督鎮守三關總兵周遇吉兵備副使王孕懋死

自成薄甯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遇吉悉力拒守礮傷
萬餘人會火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日殺
賊且萬若輩何怯邪勝之一軍爲忠義不勝縛我以獻若
輩可無恙於是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夜率壯士二百縋
城入賊營復大敗之賊退二十里持半月而援兵不至乃
開門僞降伏健兵殺其四驍將遇吉平時購選部下胡婦
二十人人皆絕悍騎射精捷支粟與裨將俸等選健丁之
無藝者各一人事之如夫婦臨陣非至急不役胡婦以故
殺賊過當賊旣屢創懼欲遁或爲賊謀曰我衆彼寡但使
主客分別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爲識見戴帽者輒
擊之引兵復進我兵不能支城遂陷遇吉徒步跳盪手格

殺數十人矢集如蝟毛被執罵不絕口賊縛之高竿上射

殺之

攷曰遇吉之死或曰縛之高竿上射死或曰磔於市或曰自刎

夫人劉氏亦驍勇多

能率婦女登屋而射矢無虛發賊縱火焚之盡死胡婦二

十人者伏室中洞開其門繫遇吉所乘駿馬於衢賊衆固

心憚遇吉不敢驟窺其室而又豔心駿馬試引牽之胡婦

卽發強弩連斃數百人矢竭亦赴火死孕懋字有懷霸州

人以進士厯太原知府遷甯武兵備賊遣說降孕懋斬之

與遇吉共守孕懋旣自殺妻楊氏亦投井殉之賊憤甚遂

屠甯武自成檢前後殺死將士凡七萬人曰甯武雖破死

傷過多自此達京師大同宣府居庸重兵數十萬盡如甯

武吾輩豈有子遺哉不如還陝圖後舉夜旣深忽報大同

總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喜甚厚款之坐甫定而宣府總兵

王承允表亦至

攷曰宣府總兵王承允北畧作王通按前
後史有王承允無王通或承允亦名王通

且以百騎來迎自成遂一意長驅既入京師有半而失

手足者皆甯武所砍傷嚙指告人曰周總兵真好漢再有

此一鎮我屬安得到此故言遇吉者莫不驚嘆悚服號稱

大人

徐肅曰備書官何嘉死節也全晉失守畿內土崩甯武一

關岌然孤注而乃以卽墨未下之城効睢陽死守之節雖

螳螂當車有類丸泥之勢而老羸臥道足寒貉子之心迫

乎登樓射賊闔室灰塵麾娘子之軍婦女知義懸將軍之

冑雖死猶生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若孕懋者附驥尾

而彰矣

庚寅明帝召對百官

召府部錦衣詹翰科道各官於中樞殿問禦寇策奏對者三十餘人皆考選科道練兵加餉常談駙馬輩永固請簡重臣守都城聖駕南巡徵兵親討明帝意不決諸臣亦皆言其誕妄既退乃議分守九門是日大學士蔣德璟允放歸

明命內監及各官分守九門論文武官翰助

京城武備積弛太倉久罄命各門分守勲臣一卿亞二論文武翰助初議僉民兵魏藻德曰民畏賊一人走大事去矣明帝然之禁民上城

徐勣曰不曰命各官及內監而曰命內監及各官何議思宗之信任宦官也

辛卯明大學士范景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華等請奉太

子撫軍江南

攷曰李邦華之請甲乙史以爲初六日事燕都日記亦然

給事中尤時亨阻

之不果行

是日李建泰疏請南遷明帝召對平臺景文邦華暨少詹
頊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意
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明
帝復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明帝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
臣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

徐勣曰曰阻之不果行何罪時亨之誤國也聞之計六奇

曰使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贖陷君之罪尙可白志之靡
它而竟躬先從賊雖寸斬亦何以謝君於地下乎然則守
國之說借孤注以要名而非所以忠君也

明命原任兵部尙書張國維催督浙直兵餉

國維字玉筍陳陽人天啓壬戌進士知番禺縣崇禎元年

擢刑科給事中劾能魏黨

攷曰繹史有劾魏黨爲忠賢所逐云云誤也國維於崇禎元年

始擢給事中陳時政五等進禮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七年

授僉都御史巡撫巡天安慶等十府是冬賊犯桐城官軍

覆沒國維年方壯一夕鬚髮頓白請於朝割安慶池州太

平別設巡撫以史司法兼任其事安慶之不隸江南自此

始也又於蘇松間捍海築塘濬渠通漕民德之入爲兵部

尙書十六年

大清兵入畿內檄趙光抃拒戰螺山師潰言者交詆之逮下獄
國維知盧藏空虛乃倡開事例一法殺人行劫者皆得輸
金贖罪謂已一至江南數百萬可立致明帝頗惑其說會
蘇民詣闕乞貸卽宥出召對中左門以原官馳赴江浙督
餉拜命後星夜南行得不及於難

徐肅曰聞之李遜之三朝野紀曰國維在諫垣時不附同
鄉溫體仁之黨然亦不爲崖異鎮撫蘇松與民休息民頗
頌之中樞之任值時事多艱科道交章論列有曰深拊打
恭便成職業亦畧其大而苛其細也宏光時再任戎政先
幾乞身南都既覆錢塘書守卒能竭力盡節以死畢事噫

是亦可以傳矣汲汲避害或欲留其身以有爲乎文乘烈
皇小識之言或已刻歟

壬辰明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修省

時灾異迭見二月填失光道星如雨下熒惑怒角河鼓坼
搖光坼芒角黑青三月朔營頭晝隕聲如雷東南蚩尤旗
見大學士魏藻德夜聞刀兵之聲入其寢舉家又聞哭泣
聲太倉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
其至矣常州五牧鎮農家陳姓者其壁上日影中見行人
來去不絕長不盈尺頭面鬚髮手足畢具或持兵器或車
騎冠履或甲冑最後一人衣黃袍冕旒乘輦羣力士擁衛
之觀者如堵一月始滅是日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百官

修省而羣臣飲酒高會如太平時

徐鼎曰傳信錄謂羣臣高會如太平時其言或未信乎鼎聞之京師父老曰正陽門外梨園館自放入彰義門始踰踰散然則范門聞鐘事倘不謬

明封諸將

詔封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甯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給敕印劉澤清劉良佐周遇吉高傑以下予級有差

明福周潞崇四王南奔

先是詔諭諸藩捐貲守國乃往往寇未至而長史推官倡議遠遁有韓王益王者亦棄藩他避諭令回國

徐鼎曰特書何為南都議立張本也

闖賊陷明大名府兵備副使朱庭煥死之

庭煥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以知府累遷兵備副使知時

勢將傾託其幼子於鎮江知府錢良輔賊將劉宗敏傳牌

至庭煥碎其牌勵眾戍守城陷賊縛庭煥大木上射之罵

不絕死合家殉焉

明命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

攷曰傳信錄燕都日記以襄城伯李國禎提督城守為初

四日事北畧記於初二日又註於初五日

國禎有口才數言兵事先是請於京營外選鍊俸糧增給

歲費二十餘萬乞御書營額明帝親書共武堂賜之京師

外城庫薄自左安門迤西無復新河之阻御史奏希傳請

挑窩坑限馬足於總監協三臣內分一人專任外城國禎
請率所領當新橋南之衝明帝以爲能癸未八月使代恭
順侯吳維英總督京營戎政賊旣逼明帝問曰卿平日言
強兵足餉今日奚若應聲曰臣兵未嘗不強皇上無飽耳
每召對大臣多跪奏國禎立語睨視幾無人臣禮被命督
練兵守門國禎日坐西直門兵無主帥亦無實籍賊至遂
潰

徐鼎曰予始讀陳濟之再生記謂國禎爲賊所逼作詩痛
哭服藥死又無名氏燕都記謂國禎見自成以頭觸地爭
三大事闖從之斬袁送葬畢縊死以爲言不謬也長讀魏
禧集力辨其非後讀乾隆四十一年大學士舒赫德于敏

月 卷三
三二
中奏採訪明季殉節事有李國禎誤國辱身而谷應泰紀
事本末乃謂其激烈殉義足見野史之冒濫難憑云云疑
野史中無紀其實者矣晚得錢敷甲申傳信錄讀之委曲
詳盡載之以爲丹書焉

癸巳明李建泰兵潰於河間

建泰病甚兵遂潰戊戌甯武報至京都大震程源謂魏藻
德曰建泰何爲尙仕河間其標下總兵馬稔有兵萬人令
速赴居庸與唐通協守猶可鎮撫萬一不聽

徐鼎曰曰潰於河間何罪建泰之逗留也出師四旬矣猶
在河間乎赤眉之衆已踏破乎長安高克之師猶逍遙乎
河上易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文耀陷明河間知府方文耀死之

文耀龍溪人以郎中擢知河間府城陷不屈賊杖之罵不絕死

徐鼎曰諸書不載河間陷日書於兵潰河間後河蒙河間之事而類書之也北畧紀南宮知縣彭士宏殉節事亦不載城陷日埶記於此賊長驅畿南所至款附士宏勵衆城守衆謂邑小不支士宏曰擊賊不勝死亦瞑目衆環泣曰如生靈何士宏知人心已去緋衣坐堂上賊入問何不備糗糧士宏罵曰我朝廷官而爲賊備糧乎賊怒斬之

明設黃綾冊募百官錫助封疆重犯許弼贖

吏部尚書李遇知議以勲戚世臣加爵大小諸臣諭獎各

捐助餉銀在獄犯官如曾纓董象恆侯恂王志舉王永祚
陳睿謨鄭三陽凡七人充餉贖罪

徐鼎曰予少時讀野史謂京師戒嚴帝不發內帑守城兵
人給錢二十令妓家出銀五錢百金之家亦出銀五錢人
心益離後自成人京取銀十七庫竊怪思宗之多藏厚亡
也繼讀某氏崇禎遺聞曰熹宗在位七年帑藏懸罄將累
勅所貯銀甕銀盃尊鼎重器輸銀作局傾銷故餉銀多有
銀作局三字者甲申春廷臣請動內帑夫內帑惟承運庫
耳錢糧解承運庫者一曰金花二曰輕齋金花銀所以供
后如金花及宦官宮妾賞賚輕齋銀以爲勲戚及京衛武
臣俸祿承運庫外有甲乙等十庫貯方物者也天財庫貯

錢者也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誥命者也東裕庫貯珍寶者也外東庫亦貯方物無金銀也城破惟東裕庫珍寶存耳安有所謂十餘庫積金者而紛紛謂懷宗不發內帑者何哉予始信野史之誣而又怪數百年之積累何匱乏若是也及觀吳偉業綬寇紀畧補遺謂祖宗朝藏鏹累萬萬白逆奄大去其籍守者見上明察恐闕而爲罪相戒弗聞錢鼎甲申傳信錄云闕搜宮黃金止十七萬銀止十三萬皆因魏璫與客氏偷空闕甚失所望夾官搜銀之令由是酷矣然則偉業謂豎頭須誤之豈不諒哉

甲午明始棄甯遠徵王永吉吳三桂率兵入衛

徐鼎曰曰始棄何惜行之晚也

明徵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不奉詔大掠而南

澤清白面朱唇甚美將畧無所長惟聲色貨利之是好初

以總兵鎮山東率五千人渡河救汴壁壘未成賊來爭相

持三日互有殺傷忽拔營去惶遽奔進士卒爭舟多溺死

癸未七月請於青登諸山開礦煎銀攷曰北畧載二十五日甲申總兵劉澤清

請於青登諸山開礦煎銀著巡撫設法按時事不應有此南畧以為癸未七月事近是故附辨於此詔巡撫

設法甲申二月移澤清鎮彰德不奉詔而虛報捷攷曰劉

報捷事北畧載於三月初十日誤也澤清命以兵扼真定已南下矣何暇為此當在移鎮彰德時

又不從大掠臨河南下所至焚劫一空通八千人入衛壁

齊化門外陛見曰臣藉二祖列宗之威靈皇上如天之覆

庇頓捐軀報効使元兇速就殲夷明帝慰勞倍至賞銀四

十兩其兵八千八十二人人銀五錢命太監杜之秩監其軍通不悅謂上大帥我又以內官節制我是不敵一奴才也隨奏衆寡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即行不俟朝命是日大同告急命內官謝文舉火速赴任

徐燾曰日不奉詔何罪澤清之跋扈且爲南都四鎮專橫張本也

明論平浙寇許都功擢紹興推官陳子龍爲兵科給事中不受

子龍字臥子松江華亭人幼穎異工舉子業治詩古文宗法魏晉以經世自任與郡人立幾社海內宗仰之與江右艾南英齊名登崇禎丁丑進士授惠州推官改紹興推官

折節下士東陽諸生許都者豪傑自喜嘗從上海舉人何剛學剛謂之曰子居天下精兵處高皇帝嘗用之平亂矣盍不成一旅以待用乎都歸散財結客招致數千人陰以兵法部署思得一當同郡舉人徐孚遠見而奇之謂子龍曰許都國士朝廷方破格求才倘假以職隱然干城也子龍因與都遊數薦之上官不能用東陽令姚孫棐桐城人託備亂斂士民貲坐都萬金都家實中產自請減輸適義烏奸人假中璫名招兵事發於都無涉也孫棐文致之摘所刻社稿姓字謂都結黨謀逆持之急時都有母喪會葬山中者數千人孫棐疑有變遠告監司王雄雉遣使收捕都黨有馮龍友戴法聰者萬人敵拒捕者卽葬所用白布

裹頭而反故人號曰白頭兵擁都爲主旬日間聚衆數萬
下東陽義烏浦江遂逼郡城然都一無所殺掠遣從者謝
長吏而已巡按御史左光先與孫秉同里聞變卽調兵行
勦所至屠掠民各保寨拒敵官兵大敗王雄欲撫之語于
龍曰賊聚糧據險官軍不能仰攻非久持不克我兵萬人
止五日糧柰何子龍曰都昨遣使投誠某以事大未許今
惟有進勦耳方拔營而都使再至子龍請自往察之遂單
騎往責都汝曰北畧三朝野紀紀子龍論許都乃遣蔣若
來齋書往論都與其同爭十三人詣獄釋史綬
寇紀畧補遺謂子龍單騎往論挾都見雄復挾都徇山中
散遣其衆始以二百人來降紀各不同乘按北畧載二月
二十二日御史吳邦臣奏湖寇立翦論部陳子龍蔣若來
才長定亂作何優異是蔣若來齋書往論可據但齋書後
都未必卽降且其衆未散遣殺都而安得不亂則必如釋
史紀畧所云而後可也蓋蔣若來齋書往論都有降意子

龍始單騎再往耳殺寇紀各補遺畧同釋史但謂都遣使
投誠無齋書往論事又以蔣若來為游擊破都圍發之兵
與北畧以蔣若來為生員少異耳今依殺寇紀畧詮次而錄其異文如此曰汝以豪傑自命今
何故反官兵四面至汝棲窮山且暮耳都泣而訴東陽令
且曰惟公活之子龍曰汝罪無生理今惟自縛見王公幸
得不誅勦賊自贖耳都慨然曰請從公往其黨大譁以為
當決死戰往則受縛耳因欲加刃於子龍都遍諭之始寂
然遂以三騎從出山子龍陰計向順者惟都其黨皆不可
測官兵欲得都以為首功萬一都出為別營將士所奪則
撫局壞而餘黨必叛因語都將士無不欲剽刃於若若至
營但稱都部將都然之夜半至營子龍馳入見雄告以故
雄召都諭之曰爾歸語都若以二千人自縛當待以不死

都唯唯子龍乃復挾入山中衆以都不返也皆甲以待見
都至則大喜願散去乃以二百人降王雄喜於免過而諸
將吏謂賊可反掌得懷忿煽浮言比登山見狹隘險絕始
咋舌不敢言然猶託名搜巢縱火燒民居殺人者數十里
婺郡紳姜應甲者必欲誅都子龍以殺降不祥力爭不得
請誅首惡赦從者又不得竟殺都等六十餘人於江游三
月初六日光先奏大寇就熾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授兵
科給事中子龍深痛負都不赴也紀其事曰激變之虐令
不誅受降之功績不敎官軍勦殺平民株連無辜賊平數
月猶騷擾不得甯云

徐鼎曰都非寇也曰浙寇何懲亂萌也都以一書生處亂

世好兵聚客走險拒命既昧保身又干國紀所謂好勇不好學歟予以恕詞非所以懲亂也若子龍者君友之間兩無負矣不受者嘉子龍且以赦都也

乙未明總兵姜瓖叛降於闖賊大同陷

改日明史帝紀載三月庚寅朔賊至大同

姜瓖降賊三月己丑朔非庚寅朔帝紀

誤也茲從北畧傳信錄紀於初七日 代王傅燾巡撫衛景

瓖等死之

改日明史綏寇紀畧三朝野紀烈皇小識載同死

於從逆諸臣下註偽戶政府屬傳信錄載入跡舖遺傳注再

四掠死似有聲無死於大同事又按王巖異香集巡撫朱公

傳作總兵亦樂郎中朱有聲豈死事者自朱有聲泚徐字

而誤乎然其他書不合又明史載同死者有山陰知縣李傳

廈門志有大同參將陳弼心

他書亦不載附錄以備攷

景瓖字仲玉號帶黃陝西韓城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四年以推官徵授御史劾首輔周延儒侍郎曾楚卿儉邪不

見納出按真定府父喪不俟命竟歸服闋起故官疏救給
事中傅朝佑等忤旨左遷行人司正愿尚寶大理丞進少
卿十五年春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聲績甚著自成之
入西安也榆林總兵姜讓先趨降大同總兵姜瓖讓之弟
也自成將犯山西宣大總督王繼謨檄瓖扼河上瓖納款
而還攷曰本傳信錄明史衛景瑗傳按瓖之叛既云降於
大同而請書又言自成至宣府叛將白廣恩以書約
總兵姜瓖降北畧補遺載廣恩書曰侍生某頓首拜國事
如此台臺稔知無容置喙矣但我輩久為文臣所抑不啻
狗馬之賤今闖王強盛奸佞在朝我輩雖欲樹功決至反
招奇禍不若共建降旗以圖富貴台臺諒能鑒其始終而
幡然從事矣特此奉約仍乞賜鴻音以慰下懷戎事旁午
餘不盡贅云云是瓖降於宣府非降於大同乎非也大同
宣府之陷只間一日聲勢相連或瓖已降於大同而廣恩
不知故以書招之或廣恩書在前其實瓖不待廣恩之約
而始降也前甯武叛之夜已云姜瓖降表至矣蓋大同宣
府之陷俱由姜瓖故記大同事者載之大同記宣府事載

之宣府紀居庸事並載而景瑗不知也邀瑗歃血守瑗因之居庸其實均不妄也

宣言曰巡撫秦人將應賊矣代王疑之不見景瑗會景瑗

亦以足疾不時出瑗因得主兵事僞遣兵助諸郡王分門

守賊抵城下瑗卽射殺永慶王開門迎賊給景瑗計事景

瑗出始知其變也罵瑗曰反賊與我盟而叛神其赦汝邪

自成執景瑗之母脅降景瑗曰此膝不屈第二人可卽殺

我我固應痛詈汝以老母姑忍耳大呼皇上而哭自成曰

忠臣也勿殺景瑗頭觸石血淋漓拘之營中數日自經於

海會寺母夫人之被執也曰我命婦子爲大臣豈食賊食

亦罵賊死兵備道朱家仕陝西河州人瑗之迎降復入城

也其部卒見家仕驟馬衝之家仕見事去反走入署出橐

金二千給從史曰我未取大同民一絲此皆自攜來今罄
囊與汝輩爲我疊石拚井以畢我志舉家十六人盡投井
中衆爲拚土哭而去總兵朱三樂自刎死生員李若葵介
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代王並其宗室遇害知府
董復鄉官韓霖俱降自成入城縛姜瓖而數之曰朝廷以
要害重鎮寄若若何首降命斬之闖將張天林汝曰三朝
野紀作張琳曰殺降非所以勸歸順也遂釋之以天林鎮大同瓖謝
之天林曰國家創業徂徠罔應如此何謝爲自成趨宣府
瓖復請先導至陽和語其次弟瑄並降賊及自成之敗於
關門而遁也瓖走陽和假瑄部疾趨大同城守者聞吳三
桂兵且至不欲啓天林曰此獨瓖來必酬勸王不殺也命

啓門瓌人卽斬天林并其黨何天相等據甯武代州沿邊諸邑投誠

大清睿親王多爾袞令攝總兵事瓌請以明棗強王裔未特冊廟藩大同奉明宗社睿親王切責之旋隨英親王河濟格征陝西有功統攝宣大諸鎮順治六年以叛誅

徐肅曰瓌之請以明裔嗣藩也爲故國計乎欲挾以自重耳一門賊子兩朝罪人撫其顛末見鳴梟之終不革心也

明以翰林院庶吉士陳名夏爲兵兩科給事中兼翰林院

脩撰

攷曰陳名夏之命北畧載於初九日

名夏先有招募山東義勇等事疏是日召對中左門因言淮揚要害宜練兵重鎮稱旨卽御前拜是命時檢討方以

智行人劉中藻攷曰中藻人南疆釋史同或作中書誤也各請出外募兵俱不報城陷後名夏降於賊順治二年降於

大清積官至宏文院大學士順治十一年以事誅以智字密之

桐城人中藻字薦叔福安人事見後

丙申大風霾晝晦

是日明帝召戶部侍郎吳履中間庫銀幾何對曰僅存八萬明帝曰以備城守邊餉不可發履中言若無九邊京師委守不聽

明副總兵姜瑄道臣于重華叛降於闖賊陽和陷

瑄即讓瓌之弟也攷曰明史云瓌兄瑄故昌平總兵也勸其入今從重華青城人以邊材薦仕者迎賊十里外官民傳信錄

或椎牛載酒以先或預為大膳進食至有掠民子女以獻者

明監視宣府太監杜勳總兵王承焯叛降於闖賊宣府陷

北畧載初八日宣府陷初九日陽和陷傳信錄互異按傳信

錄近是三朝野紀云賊既陷陽和長驅至宣府陽和在大同

之西無陷在宣府後之理北畧引巡撫朱之馮等死之

朱之馮傳則云十一日賊抵城下

之馮本名之裔字樂三攷曰北畧云字樂山號勉齋王徐

州人入順天大興籍中天啓乙丑進士攷日本題名崇禎

二年由主事進員外郎坐事謫布政司理問遷行人司副

歷刑部郎中浙江驛傳僉事青州參議捕盜擊豪強有聲

進副使齋表入都寄家屬濟南城破妻馮氏匿姑及子而

自沈於井姑李氏聞之絕粒死之馮廬墓劄服闋起河東

副使殺通賊大猾朱全宇部內以甯之馮自妻死不再娶
上疏曰婦事夫猶臣事君也臣婦馮氏不負臣臣敢負國
乎臣於國願如臣婦之於家也請改名之馮十六年正月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是時賊由陽和長驅至宣府之
馮登城誓衆而勲與承允已納款矣懼之馮不從乃請之
馮守北城之馮慮京師失北門疏請重兵守居庸賊謀開
之曰撫院以人心離叛請兵屠矣會朝廷命一將屯保安
衆益譁俄賊至勲緋袍鳴騶出城三十里迎賊之馮尙登
陣懸賞無一應者叩頭曰願中丞聽軍民納款全一城性
命俄報賊已從南門入滿城百姓胸前黏順民二字焚香
跪接之馮憤甚指紅夷大礮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

賊雖殺我無恨矣衆莫應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之馮

乃奪士卒刀自刎

攷曰朱之馮之死紀事本末三朝野紀云自刎甲乙史烈皇小識云賊殺之北

畧引本傳則云縊死又諸書有云鄉紳張羅彥自殺誤也

羅彥死於保定之陷與宣府無涉詳見戴田有保定城守

紀畧衆棄其屍於濠中後自成兵敗前任巡撫李鑑舉兵誅

偽將求之馮屍死五十餘日矣面如生奩而葬之以姚時

中配享時中者宣府廩生也知監鎮有二心嘆曰以死勤

事者朱中丞耳吾當從其後題壁孔子廟曰殺賊無權偷

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不計衣巾自縊死攷曰本異同時香集史外

死者督糧通判朱敏泰副將甯龍繫獄總兵官董用文副

將劉九卿在籍知縣申以孝其他婦女死者又十餘人

徐乘曰諸書言姜瓖降於宣府此言總兵王承允何紀實

也壤叛而後瑄叛瑄叛而後陽和陷賊得良驅至宣府記事者追敘之情事然也實則宣府自有總兵王承允亦名王通傳信錄謂其欲縛之馮以降北畧引朱之馮傳謂通已潛遣騎齎降表迎賊故自成陷甯武關夜有壤與承允表至云云也烏可歸獄於壤而使承允之罪不著哉不日何闕疑也

明劉澤清戕兵科給事中韓如愈於道

如愈嘗疏論澤清不法事澤清賂以重幣弗納加誚讓至是如愈以催餉過東昌戴家廟澤清遣兵劫殺之曰尙能論我主將否也如愈身中數創挺挺不撓惟言幼子不應殺劫者曰無與小兒事舍之去

徐鼎曰戕者何甚澤清之罪也公羊傳曰戕者殘賊而殺之也鎮將殘賊王人變之大者故變文書之前奉使譏如愈此罪澤清何義各有當也如愈君子也責之媿澤清亂人也誅之豎

明淮安巡按御史王變誅賊黨鞏克順以徇

變字雷臣黃陂人崇禎丁丑進士知河南祥符縣三守危城以才力稱是時莅任淮安有偽選淮安知府鞏克順行牌淮上變碎其牌擒克順斬以徇變自任守河而託路振飛守城士民恃以屹然

攷曰本南畧

徐鼎曰特書何嘉變也偽牌所至壺漿相迎豈民之無良哉無良有司以撫循之遂劄劄而謂他人父耳迅誅偽官

綏輯百姓變其加人一等哉

戊戌明徵戚璫助餉進太康伯張國紀侯爵

是日按籍令勲戚大璫助餉遣太監徐高直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曰老臣安得多金高泣諭再三奎堅辭高拂然起曰老皇親如此大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捐萬金明帝少之奎求助於后后應以五千金奎匿之輸三千焉太監王之心最富獻萬金諸內官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雜出雕鏤玩好售於市魏藻德輸銀五百陳演旣放未行召入極言清苦以從未向吏兵部討一缺爲辭百官相率以爲言省直彙出先後所捐二十餘萬惟太康伯張國紀二萬餘不及也進國紀侯爵又議前三門巨室輸糧諸

巨室不樂而止十七日賊薄城有厚載門小民捐銀三百兩又一老人居彰義門外時避入城罄所積四百金痛哭輸戶部又優人王四者捐四百金

徐鼎曰特書何傷之也諸書紀賊之拷掠諸臣也周奎銀五十二萬珍幣數十萬王之心十五萬玩好稱之陳演以四萬兩送偽權將軍劉宗敏家劉喜甚後爲怨僕所告先後搜掘黃金三百六十兩銀四萬八千兩珠寶盈斛其總於貨寶也不待問矣而乃城門之火已及池魚積薪之堂自嬉巢燕置君親於不問甘唾罵以如飴卒之季倫滅門利歸奴輩夷甫營窟見笑羯胡焚身而齒亦無存殺汝而璧其焉往彼昏不知大夢斯覺可恨亦可嗤矣連類記之

以爲剖腹藏珠者之殷鑒也

己亥明再頒罪己詔始盡免加派三餉

賊乘勝直下日召羣臣議絕無良策明帝見舉朝無人每回宮痛哭而入是日頒罪己詔盡捐加派三餉募擒李自成者爵伯銀萬兩諸脅從許帶罪立功各路官兵義勇水陸並進廷臣有勸南遷者明帝怒曰諸卿平日專營門戶不爲朝廷出力今日死守夫復何言諭兵部訛言及家者出城者擒治省釋監犯復罪廢諸臣冠帶給城軍半歲糧然餉實無出賊復以金誘之士卒解體庶子馬世奇每朝罷嘆曰不可爲矣

徐鼎曰日始盡免何讓行之不早也唐莊宗之阻於罌子

月者
卷三
三
谷也勞執仗者曰金銀給爾對曰陛下與之太晚得者亦
不感恩嗚乎何行之不早也

明命司禮太監王承恩提督內外京城總督薊遼王永吉節
制各鎮便宜行事

廷臣惟議閉門止出入餘無一籌議增外城兵則內闕增
內則外闕李國禎每事遜王承恩科臣戴明說劾之後明
說亦降於賊

壬寅明南京孝陵夜哭

日色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沙塵漲天南京孝陵哭癸
卯日色益晦正陽門外關帝廟旗竿劈爲兩截橫道上
明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賢屍

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因傳諭收

葬忠賢遺骸

攷日本馮夢龍燕都日記

徐蕭曰特書之譏思宗之謬也

明總兵唐通太監杜之秩

攷曰杜之秩傳信錄作杜勳後杜

秩或勳與之秩一人而二名歟或以其同姓村叛降於

闖賊居庸陷

攷曰居庸之陷北畧紀事本末謂十五日癸卯

益海後韓道人遇變紀畧以為是日報居庸巡撫何謙遁

關陷傳言疎則云十三日陷十四日報聞柳溝抵居庸關柳溝天塹百人可守竟不設備總兵

唐通太監杜之秩迎降撫臣何謙逃京西郡縣望風瓦解

將吏或降或遁偽權將軍劉宗敏移檄至京師云十八日

入城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屯三矢營於齊化門

外勳戚卿貳分直坐門

徐肅曰唐通之降也或曰迎降或曰通迎戰忽營中一虎

冲躍通驚仆被虎擒嚙賊衆四合虎卸皮下乃賊將谷大

成偽扮者通就執乃降總之爲降將軍無疑也不曰何闕

疑也

闕賊陷明昌平州攻日計六奇曰他本載昌平十二日破李

守錄死而甲乙史載十二日李守錄死十

六日昌平陷謂十二殺守錄則昌平去京師九十里烏有十

二日破而十六日始聞之理且賊鋒剽忽豈有十二日已破

昌平迤四日後始至京城使得具守備賊計不如是之拙也

三朝野紀明亡述畧烈皇小識紀事本末 賊焚十二陵分兵掠通州

是日黎明昌平陷諸軍皆降守錄罵賊不屈手格殺賊人

人不能執賊衆圍之乃自刎賊遂焚十二陵享殿伐松柏
傳檄京師分兵掠通州糧儲明帝方御殿召考選諸人問
裕餉安人滋陽知縣黃國琦對稱旨授給事中餘以次對
未及半忽密封入明帝覽之色變卽起入諸臣立候移刻
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

明京營兵潰於新橋南圍賊遂薄京師

先是賊信急王承恩以守城不如守關白遣萬人往乃賊
不由居庸從柳溝抄陵後以入萬人失道未嘗與賊遇李
國禎謂守不如戰發三萬人營新橋南據八陣圍包十五
里以爲屯賊至沙河聞礮響則三萬人齊潰甲仗火器盡
以資賊賊自西山達沙河連營無隙地竟夜火光燭天京

兵羸弱數萬人餉久闕又無炊具人給百錢市飯爲餐無
不解體而賊自入中原破秦晉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輦
金錢羶鬪爲大賈列肆都門或挾貲充衙門掾吏刺陰事
都中遣撥馬探之賊厚賄結之撥馬無一還者有數百騎
至齊化門迤平則門而西攻日北畧傳信錄謂賊於十六
日夜犯平則門按十七日遠塵
衝天寇深矣至俄攻平則彰義門矣云云是十六日夜尙
未犯門也蓋雖未犯門而自沙河迤營直進已薄京師矣
又北畧載京營之潰於十七日誤也綏寇紀畧補遺營兵
謂賊至沙河間緩響則三萬人潰散則是十六日事營兵
詰之曰陽和兵之勤王者實賊候騎也

小腆紀年增攷卷第三

順甯宋左夫光伯
李順林太冲 鷲
福州謝定南宗善
同里受業汪達利

參校